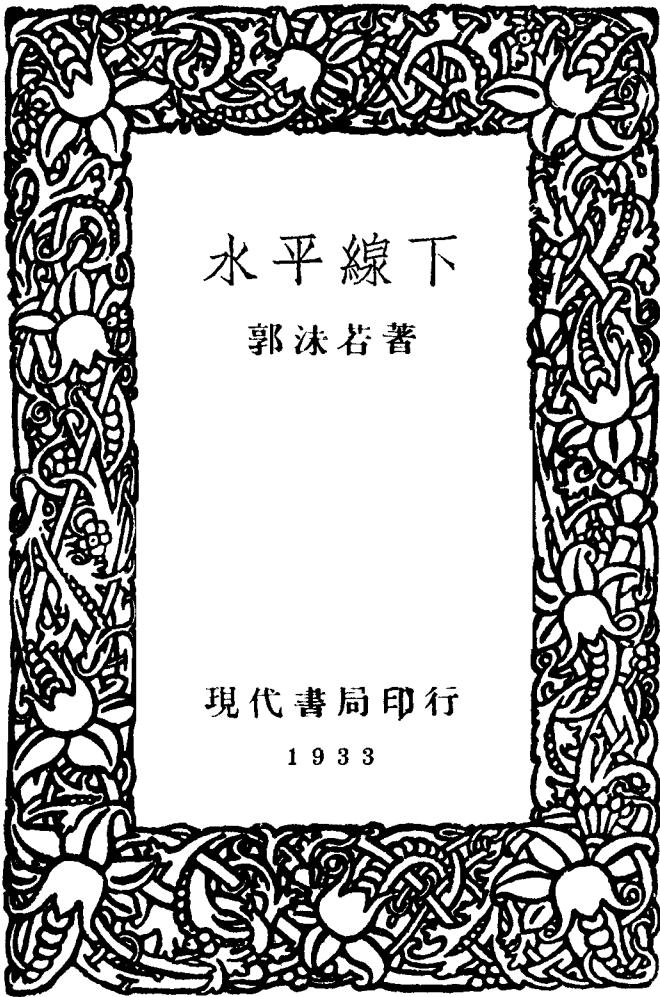


# 水平線下

郭沫若著

現代書局印行



水平線下

郭沫若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 目 次

到宜興去	1
尙島村	100
百合與番茄	110
亭子間中	132
後悔	145
溯心亭	159
矛盾的調和	196

## 到 宜 興 去

發 端

我自從四月初間飄泊到日本去後，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開火的時候，上海有朋友寫信來勸我，叫我回國來看看熱鬧。我那時一來因為沒有川資，二來我不相信這場熱鬧真個會使我們看見，所以我終竟沒有回來。誰知天下的事情終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鬧了一兩年要開火要開火的江浙，終竟開起火來，而且因為一部分的動搖竟牽動了全局，中國的大勢竟生出了一日千里的劇變。吳佩孚倒了，孫逸仙由廣東進了北京，段祺瑞公然當了執政，這在四五月之前究竟誰個能夠料到呢。

外間的事情變得如許劇烈，但我內心的生活也

算改了正朔了。我最初出國的時候，才懷着一腔的悲憤，誓不再踐中華的地土，但我在海外飄流了半年，又飽受了異邦人的種種的虐待，自己覺得世界雖大，真沒有一片乾淨的地土可以作我們的桃源，我因之對於濁世間的反抗也褻稜了不少了。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終不能不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錐扶持，我與其在異邦求生，終不如在故國比較安全一點。我因為這個原故，纔在十一月中旬又折回到上海來。我在海外算足足飄流了半年，如今又濫踐了中國的舊土了。在我自己實在一點甚麼感興也沒有。快樂呢？我已昧不過我自己的良心；羞恥呢？我又何必呢！

在我回上海後的第十天，朋友們發起了一個調查此次江浙戰禍的事情。他們因為我是閑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調查宜興的一路。

我聽說往宜興要坐輪船過太湖，我的高興便登時勃發了。天地間還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嗎？路費是不

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熱鬧過的痕跡，也可以觀賞些炙脰人口的江南的風光，天地間還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

我的高興使我把這個難差當成了美缺，沒有說上兩句話，我便滿口應承了下來，我是絕對要到宜興，絕對要到宜興去的了。

但是要到宜興，却有不能不待解決的兩個難題。一個是到宜興去聽說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們却怎麼過活呢？家裏既沒有用人，鄰居也沒有相識的，他們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國話，不說這七天之內就不會生出什麼意外的事情，他們這七天的糧草究竟誰來採辦呢？這個問題的解決我不能不感謝上天。天氣已經寒冷了，就採辦七天的糧草停在家裏，也不會腐爛的了。我感謝上天替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一半；但還有一半，究竟他們在這七天之內能不能夠生出意外？這也只好望他老人家廣行方

便了。

把家內的事情拜託了給天老爺，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動身往宜興去了，但是不行。宜興究竟在那一個方角，我雖然在地圖上找尋了出來，但我是四川人，我怎麼能夠懂得宜興的土話呢？“喫人錢財與人消災。”領了路費是往宜興去調查戰禍的，連方言也弄不清爽，怎麼能夠調查呢？

這是第二的一個難題。

在這兒我同感謝天老爺一樣，要感謝我的朋友周全平了。因為他是宜興人，而且也和我一樣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和我同路，一說他也滿口承應了。並且他還許我：到宜興去後要請我吃幾樣好喫的東西，一樣是宜興的松菌，一樣是黃雀。他說這兩樣的風味是怎麼美，怎麼美，並且是宜興的特產的東西。他這麼一說，更把我的胃臟神說得大動而特動了，本來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車去的，竟在一

日的午後說走我們就走動起來。

啊！天地間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不要自己出一個錢，可以去看看熱鬧，可以去賞賞風光，家裏也有人看承，路上也有人作伴，並且在最後還有松菌和黃雀好吃。啊，天地間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

#### 第 一 日

在我們離開上海的這一天，正是上海的風聲又有些喫緊的時候。南京的齊燮元和北京的執政府還在爭持之下，上海地方的官職竟鬧起了雙料的排場。雙料的護軍使，雙料的交涉員，雙料的警察廳長，雙料的縣知事，這許多雙料的官，各以南北兩京為背景，便和一夫一婦一樣兩立起來，但他們却很有不能兩立之勢了。

三點鐘我們到了滬甯車站，剛好趕上了三點二十五分鐘開往無錫的專車。我們買了二張三等票，走



進月台的時候，劈頭便看見一串灶孔一樣的鐵皮車，裝着無數的灰色的豬八戒一樣的兵士，聽說這是早晨纔從南京開來的晚上怕還有兩趟開來，雙料的夫婦們免不了又要內訌了。

我們謗上三等車的時候，車裏的人已經擠擁得不通氣息了，只得在月台上站着。月台上也是站了不少的人的，我們更只是站在門口，隔着一道玻璃觀賞窗外的圖畫。

兵車煞是有趣味的，擁塞着的一些兵我覺得怎麼也好像些豬，怎麼也好像這兩天要過年的人預備着要弄進殺房去屠殺的肥豬的樣子。你看，他們那臃腫得不成名器的尊軀，還要穿上一件臃腫得不成名器的灰色的綿軍服。他們的臉墩，他們的耳朵，他們的眉毛，他們的鼻子，他們的太陽筋，他們的衝嘴，終不外是臃腫的兩個字。他們的顏色神經，他們的顏面筋肉幾乎是沒有一絲一毫的鼓動的。他們那小小的癡

滯的眼睛和他們開着的口一樣，呆呆地看着外面——他們究竟是在看還是不是在看，這是只有上帝纔曉得的了。他那個蠻大的頭顱上，要頂上一個熨斗形的帽子，頸上還要披些烏黑氈氈的長毛狗皮。啊，他們這個尊容，無論什麼人看來誰個不聯想到豬上去呢？我不了解我們中國的軍閥究竟什麼個存心。他們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爲甚麼連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把他們裝飾好一點呢？縱橫是做裝飾品的東西，弄好看一點，覺得於自己的面子上也還可以過得下去罷？連這些面子也不顧，我替我們中國的軍閥先生實在是難乎爲情了。

鐵皮之外還有好幾駕廠車，堆積着一車的如山如壘的家具。家具裏面什麼都有，太師椅，八仙台，牀架，蒸籠，掛鐘，朱紅漆的馬桶，……，……，……這些東西當然自從江南民間得來的“勝利品”了！

一位像猴子一樣的瘦人，好像是一員下級軍官，

躺在這家具山的一把楊妃椅上，他手裏捧着一個茶瓶，閉着眼睛好像是在那兒參證玄機。啊，他那超然的態度！他那不怕的神情！那是無論甚麼人看來，也覺得是一位得道的聖者一樣，馮玉祥的聖經，吳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學，我恐怕都沒有這位先生參悟得透徹罷？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地又把他連想到齊天大聖來。是的，這位先生的道法畢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變出十萬八千的兵馬。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幻變出來的罷？……

唔，唔，脚下動起來了也！我們就好像駕起雲頭的一樣，被“火輪之車”把我們運出了上海。上海市向我們後面退去了，我們也漸漸走到自然中來。假使退返兩三年，我就閉着眼睛也可以做一篇自然的讚頌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我眼前的自然總是一片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紅綠的色盲，還是客觀的世界果然是這樣呢？那愁容慘淡的冬景，到

底還有人不看成愁容慘淡的麼？那荒涼一片的大地，到底還有人不看成荒涼的麼？啊，頹廢的古邦，冷落的江南！世情的自然把中國的真相赤顛顛地剝示給了我們，我們的泱泱中華，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淪落嗎？

離開了上海的第一車站便是真茹，這兒聽說是戰事結束後，齊燮元帶領着數萬大兵駐劄過半月光景的地方。戰事已經結束了，真茹又不在火線上，齊燮元的兵竟至大肆蹂躪了一回，燒毀了五百餘家的鎮上的精華。我們古人說：火是主文明的。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臘的鳳凰，不經過一道火災也決沒有再生的希望。或者齊燮元的豬兵豬將轉是振興中國的偉大的功臣呢！可惜真茹離路線太遠，這些文明成績，我們車上看不出來，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是沿着路線的一些軍用的灶孔罷了。

車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給我們，路線下

面便是一道水溝，昏濁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幼兒的小便一樣。

江南人對我們說：那些北方來的兵士真是畜生！吃的水是在那溝裏，拉的污也是在那溝裏，真是腌臢得沒有王法呢。

江南人說的時候很帶着幾分鄙夷不屑的樣子。但是喲，你漂亮的江南人！在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佔了你們的上風呢！其實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潔的呢？你們的習慣不是上河洗馬桶，下河洗飯桶嗎？

你們或者說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從前到過無錫，無錫總可以算是江南罷？我在惠泉山下避過一禮拜的暑，那時我住在一座節孝祠的頹廢了的樓上。我的樓窗下面便臨着一眼方池，池裏的水快要全涸了，不消說是不流的呢。但是我每天清晨起來，總看見一對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塊

大石上工作，一邊是淘米，一邊是做洗馬桶的手勢戲。這究竟是在顧惜時間，還是在講水的經濟呢？守着有清潔的“天下第二泉”近在旁邊，而他們不曉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遠了，一發牢騷竟倒折起江南人來，這是不對的！我同路的周君也還是江南人呢，不可這樣的普遍得罪了人。凡事總得從好處看呢！

好，我要再說到豬兵豬將的成績上來了。他們在鐵路旁邊掘了許多軍用灶，把周圍的田地蹂躪成幾千年的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斷折的殘梗，還綴着些可憐的敗絮殘花。啊，畢竟是刮地皮的工夫要算他們是一等一呢！真茹過後便是南翔，車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湧下了車去。這些人聽說有些是逃難到上海，到這時纔回家去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來的，有些是來白祥的，但不知道何以會有這許多人！這畢竟是我們中國的人口還經得着好幾次的大戰火的證據呀！

湧嘍，湧嘍，湧到地獄裏去，通同給你滲蛋了罷！你們這些豬之豬，豬之豬嘍！你們的人並不是不多，你們的人比齊燮元的兵總要多過五百倍罷？你們聽他們燒你們的鄉鎮，你們聽他們姦淫你們的妻女姊妹，你們聽他們勒索，你們聽他們拉夫，你們放花砲來替他們送行，你們還讓你們的紳士們在南京替齊燮元辦凱旋會……啊，你們真是一些豬之豬，豬之豬嘍！縱橫是要燒的，你們爲什麼不先把鄉鎮燒了，堅壁清野地使那些豬八戒們無扯污之地呢？縱橫是要搶的，你們爲什麼不先把自己的私財捐點出來，組織些民軍來抵禦呢？縱橫是要死的，你們爲什麼不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豬八戒們決一死戰呢？他們來了你們便跑，你們平時還要象養他們，你們真是豬之豬，豬之豬嘍！滾，滾，滾，滾罷，滾罷！……南翔鎮聽說也燒了不少的房子，並且也是戰爭過後纔燒的，燒的人也都是齊燮元手下的蘇軍。蘇軍燒江蘇人的房子，被燒的

江蘇人還要頌他們的凱旋，這還有什麼話說呢？天下真是太平無事的時候，許多回家去過年的人，正買了不少的年糕呀！

從南翔下了車的人真是多，我們樂得進車裏去找得一個座位來坐下了。

車過黃渡與安亭的時候，有一位在車裏相認識的姓楊的朋友，又對我說明了許多戰蹟，他指些戰壕給我們看，又指了些安大砲的地方；指了些農家房屋打得大框小洞的給我們看，又指了些田地裏帶孝的女娘。田地裏有些女人，髻上紮着白色頭繩，在那裏摘取飄零的敗絮，[火車過時，她們都矇目地抬起頭來。

姓楊的說：你看，那些女人都是帶着孝的，她們頭上纏着白色的頭繩呢。她們裏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這一回的戰事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楊君說得很是淒然的，但我說一句天理良心的話罷，在我的心裏實在連一點悽慘的感情也沒有生出來呢！我並不是說他們都是該死，但我總覺得他們只是自己尋死，他們平時上糧納稅，要去供養一些豬，豬發了瘋時要咬死他們，這有誰個能夠替他們流淚的呢？

黃渡安亭之間是這回最劇烈的戰地了，但僅僅隔着一道二十四號橋，蘇軍以十倍之衆，竟在這兒爭持了將近兩月，這到底是在謙虛，還是在兒戲呢？戰壕是有的，大砲也是有的，我是一點軍事上的智識也沒有的人，但我總覺得有點滑稽！

姓楊的是蘇州人，在太倉的一個紗廠裏做事。他很津津有味地對我們說了許多戰時的情形，他還說了許多他在江南地方遊歷的經驗，但他的話最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說到近來紗廠的危機。他說自從歐戰過後，外國的紗陸續輸入國內來，像日本資本家更

在上海附近建設了幾個大紗廠，中國的紗廠事業便受了莫大的打擊，中國的紗廠成本又少，辦事人又不得法，怎麼也不能和外國競爭。像最大的大中華紗廠，也已經閉了門好久了。聽了他這一番話，我覺得是捫觸了我們目前最緊要的經濟問題。這比什麼調查江浙戰禍，比什麼收拾中國政局的善後事宜，還要緊要到十二萬分呢！

我們中國的經濟政策究竟是應該取自由放任主義，還是應該取社會主義？許多讀飽了東西洋雜誌的論客，正在那兒起緊的論爭，有的要提倡個人資本主義的，有的要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現在平心靜氣地暫且就事實上來立論罷。我們先假定個人資本主義是最合乎人性的本來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的中國，個人資本主義能夠有發展的餘地嗎？我們請把一張全世界的地圖展開來看看罷！除我們中國而外，地球上究竟還有多少地方沒有受盡資本化，沒有受盡國

際資本家的開發的呢？國際資本家萬矢一地傾向着我們這個還在資本制度以前的中國，把我們中國已經作爲了萬國的商場，彼此在這兒在這兒互相爭逐了。他們國際資本家以絕雄厚的資本，絕龐大的組織，在經濟圈內君臨着我們，我們可有這樣相當的能力足以抵抗嗎？他們的組織是“新機克得”，是“脫拉司”；我們的呢？我們的呢？

資本主義是一種傳染病，受着牠接觸地方便立地受牠感染。所以歐西的資本主義一入日本，日本便受了牠的感化，一入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也漸漸地甲折迸芽了。

資本主義的最初的萌芽，大抵是由於棉紗事業。日本是後進國，但她的幸運處，是因爲有我們中國作全世界的銷場，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護政策，把資本主義扶持了起來，駸駸乎要與歐美並駕了。但是我們中國呢？在歐戰劇烈的時候，歐美的資本家暫時終

止了他們的事業，於是乎應運而起的便是如竹筍叢生一樣的紗廠之林立。但是現刻的形勢是怎麼了呢？資本和組織兩者比較最宏大的中華紗廠，終竟關了半年的門了！這兒提供我們的是一種什麼教訓呢？

樹木本是從種子的萌芽發生出來的。漸漸佔取地盤，征服鄰近之同類而成其偉大。歐西的資本家也不外乎是取這個路徑。他們起初是由小資本家發祥，漸漸吞併較小的資本家，漸漸擴張經濟上的地盤，供他們的營養，他們現在是很宏大很宏大的巨木，他們的枝葉幾乎要蔭遍了全世界了。在幾株參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從土裏標出來，要和他們競參天之勢，試問他是能夠的麼？個人資本主義之於中國，便是這個樣子，我們中國的現勢已經不是兩百年前的亞丹斯密時代的美國了！主張應該施行個人資本主義的論客們喲！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會主義的人，他們也要主張

個人資本主義。他們對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過於忠實了，他們以為要達到社會主義，終不能不走到個人資本主義的這一條路程，他們以為個人資本主義有堆積資本，圍集工人，增進生產力種種之作用，這些作用都是實現社會主義上所必要的條件，所以提倡個人資本主義也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這話是誠然不錯的。但是照我們中國的現狀說來，我們中國的個人資本主義是斷難發達的了。能夠自在地發展起來，我們又何樂而不聽其自然發展呢？但是時代已經不許可你了，幾顆大樹子林立在你的旁邊，你一株嫩苗如能夠苟延殘喘也就是萬幸了。但是萬不幸的實在是苟延殘喘的年老的小樹！他們年紀已經老了，發育的生機已經窒息了，將來即使與以相當的條件，他也不能發展出來，以至參天，這是實在的事例呢。半殘半落的小資本人家林立的苦處就是這個樣子，資本不能集中，生產受了分割，所圍集的工人的數目，亦

屬微渺。這在促成社會主義實現上轉是無窮的障礙呢！要實現社會主義自然要希望大工業大物質的生產力以作基礎。像在他們歐美，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已經發展到前頭去了，他們所剩下的一條路便是“無產者專擅的執權”，他們無產者只消把政權拉過手來，資本主義之組織便可以容易打碎。但是我們物質後進的國家，我們還要努力的賽跑一次纔行呢！我們希望大工業之發達，我們希望物質的生產力之增進，只剩着一條比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舉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我這話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張，但這於社會主義的精神是並不矛盾的。俄國現行的政策是這樣，便是馬克斯自己的主張也是這樣。馬克斯分社會革命為三時期，在無產者專擅的執權之後，還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半成期”，一切的生產和分配由國家的權力施行，國家須努力使生產力發展到盡頭，然後纔能移轉於完成的共產

主義。馬克斯決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夢想者，但假使他是坐在飛行機上時，他總是想把速度加速的。在物質未進的國家，比較先生出了對於社會主義之景仰，因種種經濟以外的機緣，一部有主義者（不必便是無產者，說為精神上的無產者亦可）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則所留下的促進物質的生產力的路徑，舍國家資本主義而外自然是沒有了！聰明的列寧，他所以指導俄羅斯的便是這樣。我們中國正好學他，正好由有主義，有計劃，當然是不贊成自由放任主義的人糾合主義相同的人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後再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捨此之外，我們是別無他法。無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崇拜亞丹斯密的先生們的自由放任主義了。因為沒有法子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只好放任。

有人說：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國還沒有無產者。這也是拘泥於馬克斯主義的一

種議論。在馬克斯假定的(1)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只有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兩個階級，但他這是假定的(1)。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他所假定的社會之中既然只有資本家和無產階級者兩種人，那麼，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的，當然是無產的工人了。世界上既沒有他所假設的那麼純粹的社會，那麼我們所爭的，當然不是在形式上的工人與不工人；而在精神上的贊成社會主義革命與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了。假使有這種聰明難得的資本家要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拋棄他所有的一切財產來作革命的軍需，我們難道還會拒絕他嗎？我們難道還要開一次資格審查會，說他沒有資格嗎？我們所爭的便在這種精神的贊成與不贊成！假使精神是贊成了，即使是資本家也可以來參加革命。所以我覺得馬克斯所說的“無產者的革命的執權”作為精神上的解釋也可，即使改正為“主義者之革命的執權”，似亦



無所不可……親愛的讀者喲，我這樣發揮了一長篇了，但我自己還是坐在滬錫專車的三等車中的。這樣的思想在我那時的腦中盤旋着的，怕不過幾秒鐘的光景罷？說着說着，我們便到了崑山，火車便在這兒停止着了。有人說是在等南京開來的兵車，車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爭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漸漸蒼茫起來，足足等了一個鐘頭的光景，而我們如大旱之望雲霓一樣的所等候的兵車却終沒有開來，開來的仍只是一趟客車，這客車是怎麼遲了刻的，並且怎麼會遲到這樣久，車裏的人自然是誰也不知道的了。

姓楊的在蘇州便下了車，我們又於昏昏茫茫中坐到無錫時，已經是七點半鐘了。

“無錫這個地方我是來過兩次的了，第一次和伯奇同來，第二次和仿吾，這一次却是你”。

我們在無錫車站上下車後，拒絕一些黃包車夫的執拗的拉客，便在崎嶇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來。我一面走一面發着些懷舊的幽情，忍不住便對全平細說起來了。

“我第一次來時是民國九年的七月。那時是朱謙之寫信來告訴我們，說無錫的風光有些希臘的風味，比西湖還要好。我們受了他這樣的慫恿，竟從上海跑到惠泉山來，但他已經又往南京去了。我們在惠泉山下一座節孝祠裏面住了兩個禮拜的光景，蚊蟲之多，居所的不適，惠山蠶躄，更加之以天氣的炎熱，我們實在是大失所望了。在我們要回上海的前一天，謙之才由南京轉來，他無論如何要約我們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麼性質，而且價錢也很貴的光景。他這個提議，不消說被我反對了，沒有實現，那年的天氣實在太熱了，後來我們走到運河裏面去竟躄水來。能躄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驊兩人。我們躄

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覺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邊上學狗爬。只有謙之始終不肯下水，臭水起來了，大家的下衣都打濕了，家驊他們是穿的學生裝，他們主張就穿起濕褲回去。謙之那時嚴烈的反對。他說這是有傷風化，有傷風化！說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他們拿了褲子轉來。我看他轉來的時候，在路上走得很是飄飄忽忽的，我問他怎麼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捫着他的額部，他是發着高熱如像火燒着的一樣了。我問了他的病情，纔知道他得的是瘧疾。我勸他先回去睡了，再請家驊替他們買些金雞納霜來吃。

那時我們住的節孝祠裏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謙之們住的房間便在池塘邊上，池塘的對岸便是節孝祠的大殿了。我們回去的時候，看見謙之在床上亂發謔語。他說：——“啊啊，你們啊！你們啊！你們在青天白日之下，脫得光絲絲的呀！……人家都在罵你們了！……你們有傷風化，有傷風化！”

……啊啊，我是要保護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鎗對待！……”

他說着便一翻身跳起床來，赤着腳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聲聲只是叫着：“我要用手鎗對待！我要用手鎗對待！”

他踉蹌踉蹌地從池塘邊上向大殿上跑去，我們趕緊趕着他。

大殿門外正坐着兩桌人在那裏打馬將牌，打得正在異常起勁的時候，謙之大叫着：我要用手鎗對待呀！我要用手鎗對待呀！你們罵我的朋友！他一直向他們那些人奔去，那些打馬將的人看見勢火太兇，連牌也不顧，錢也不顧，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竄起來。

祠堂的門限很高，我要用手鎗對待呀！謙之一聲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蹌地便跌向門外。幸好我剛好趕上，他的頭部還沒有及地，我便攔腰抱着

他。他還屢次反抗，要把自己的頭腦去碰觸地面。這時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趕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們抬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終不肯，口口聲聲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槍對待！我要用手槍對待！”那時起了一個急智，我便對他說：“請你好好地睡罷。等我拿手鎗去對付他們，一切事情你都信託我好了”。

頂奇妙的是他聽了我這話便立地平靜起來了。

我們把他抬去睡好後，朋友們都驚惶失措了，我說他只是瘧疾，因為熱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些神經性的症狀來，明天包管就會好的。但他們都不肯信我，他們在第三師範去請了一位中醫，這位中醫，倒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雞納霜丸給他吃，一面又開了一張藥方。他這是再高明也沒有。像這樣做去，中國的舊醫是永不會失人信仰的呢！西醫費盡了種種的科學的

研究，費盡了無數的科學家的心血，好容易纔發明了幾種藥到病除的特效藥，像對於瘧疾的這金雞納，便是這其中的一種。而我們高明的中醫却輕輕便便地把他混用起來，病醫好了之後，到底還是金雞納霜的功勞？還是中國藥的功勞呢？主方的是中國醫生，不消說是中國藥對症，可憐是金雞納霜走了背時運了。

無錫的朋友們對於謙之的愛情是異常深厚的，他們請了中國醫生來看了還不放心，還要把他抬進醫院去。那是無錫公園旁邊的大同醫院。受診察的時候，我立在旁邊替謙之報告病歷。一位青年醫生，好像是助手的光景，我看他也不打診，只把脈評了一下，就說入院了。我覺得這位西醫也是過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國醫生的法門來掩蓋自己的妙手了。我問他是甚麼病？他說要住了幾天病院纔曉得。我便不客氣了。我說，不分明是 Malaria(瘧疾)嗎？他說是

Malaria 時，怕是另外一種 Malari。

這位醫生也使我佩服到五體投地了。那明明是三日一來復的間歇熱，他要說是有另外一種 Malaria。謙之入院後，我因為有別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後來聽說他在院裏住了三天，也沒有發過一次燒，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個醫生醫好的？我不敢替西醫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國醫生搗蛋呢……

我一面說着已經走到了無錫飯店的門首了。這座旅館是第二次來遊的時候住過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間的時候，那時我們的妻兒因為在上海不能生活，已經折回日本去了。我在上海無路可走，臨到人生的歧路，竟使我消沉了好久好久的辰光。那時候是袁家驊和顧綬昌兩人約我們來看梅花，我卻不過朋友的盛情，便又到這兒來住過了一夜。那時候同來的有仿吾，尼特，我們居過的房間便是這兒的二樓

十七號了。

因為有這樣的一種舊情，我走到無錫飯店門首的時候，便自然而然的走進店裏面去。

啊，天地間真再沒有這樣湊巧的事情了！我們走進店裏去後，茶房把我們引到的却又是二樓的第十七號房間，這真是多麼湊巧的事情呢！

房中唯一的一點裝飾便是一張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廣告，但這種俗不堪耐的廣告對於我也覺得有幾分依依欲動的神氣了。

啊，這兒是我的友人和我的靈魂盪漾過的地方，我如今雖仍如當時的無賴又飄流到了這兒來，但我的友人却又飄流到他方去了。

我們在電燈光下不禁這樣怪起仿吾來，而在我自己又幾乎想滔滔不絕地流出些不值錢的眼淚了。

“仿吾怕已經到了長沙了罷？”全平先這麼的問起我來。



“怕還沒有這麼快呢，到漢口要五天，他在武昌要耽擱些時候，恐怕還不會到長沙罷。”我這樣沉抑地回答。

啊，天地間真是有多少出人意料的事情。自從四月我到日本去後，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廣東。但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後，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纔從廣東回來，而他這回回來還是扶着他長兄的靈柩的。

他的這位長兄，這位無名的英雄，他比仿吾早到廣東的時間也不過僅僅半年罷了！而他竟至成了靈柩轉來！他不是轟轟烈烈地去投了什麼人的炸彈打死了的，他也不是陣亡，他的死愈見不爲人所注意，而我對於他愈有不能言說的悲哀。他家裏有五個兒子寄居在長沙，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產的事情，他又何嘗不能供家養口呢？但他偏又做了湘軍的軍需處長，遠遠要到廣東去從軍。廣東的財政窮絀

得不堪，客軍的湘軍幾乎有時候沒米煮飯，他在這種奇絀的狀態之下，四處奔波，不能不四處去找些米糧來使健兒們糊口。但他顧得了軍隊，便顧不了家庭，他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寫過一封信給仿吾，說他寄留在長沙諸兒的學資還要仿吾由上海供給。仿吾那時候想方設計匯去了一百五十塊錢，這是我目觀的情事，但他終竟因為軍事多忙，竟至勞死在他鄉了。他得的聽說是心臟麻痺的急症，僅僅苦悶了兩點鐘便溘然長逝了，仿吾也沒有趕得及去和他見面。像他這樣不折不扣的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的英雄，泱泱的中國中，竟能有得幾個嘍！然而他竟死了！他死了又有幾個能知道他的名字的呢！他沒有人替他在報章雜誌上出專號，也沒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淚，替他照拂下他五個無父的孤子。他這五個孤子當然要歸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責任還不僅這五個呢。聽說他的二哥也有五個兒子，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

一事不問的人，這當然也不能不賴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人要担養他這十個姪子，啊，這真是不容易的事，真是不容易的事呀！他到上海後，我們於哀切之中也聚首了兩天，我們一說到他的家庭上來，他總要把十個指頭伸張出來，連連地說道：“一雙手，一雙手，”——啊，他這一雙手，一雙手，但是誰個肯替他分得一隻去呢？

他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後的一禮拜又來下榻在和他同齋下榻過的旅樓。我素來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慣會生兒子的無產者的悲哀嘞！

“仿吾的大哥叫做什麼名字呢？”全平又問起我來。

我說：“叫成漢，號叫劭吾”。

我現在這樣的把他寫在這兒，但他的名字不也就和寫在水上的一樣嗎？

在燈下談了好一陣，雖明知袁家驊顧綬昌兩人是已經畢了業的，但也打了一次電話到第三師範去問來，接電話的人竟回答說，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噯，相別僅半年，他們又真的是往那兒去了呢？

晚飯沒在店裏用，我們走出街，我特意選出了一個飯館來，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驊們用過飯的地方，我想起德國詩人烏蘭德(Uland)的一首詩來，詩意是說他過着一個渡口的時候，一個人給了兩個人的船錢。因為這個渡口是從前他和他的友人渡過的地方，他友人雖然死了，但是靈魂是還隨附着他的，所以他一人給了兩人的船錢。我在吃飯的時候，想起這首詩來，也很想叫茶房多備幾份碗筷，但又覺得過於辜傲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後，還東鱗西瓜的說了好半夜，以後是睡眠神來下了我的箝口令。

第 二 日

起床的時候已經是八點鐘了。醒是醒得很早的，但因天氣冷了，好容易費了半夜的體溫纔溫暖了的被窩，怎麼也不忍和牠離別。荏苒荏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餓起來了，還是吃飯的問題要緊，只得決然毅然地纔起了床來。

我在這兒發明了一個推倒軍閥的祕訣。

軍閥！軍閥！在二十世紀的現在的中國，要想找一個爲萬衆人所詛咒的東西恐怕沒有比軍閥還普遍的罷？甚麼人都在罵軍閥，甚麼人都在講推倒軍閥，甚至軍閥自己也在講軍閥不好了，但是他們爲什麼不把自己的軍閥丟開，做一個不捱罵的平民呢？啊！談何容易！他們當到一個軍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們要逢迎上司，要籠絡部下，要佔領地盤，要拍買同僚，要暗殺幾個官長，他們雖然是不會身經百戰，但他們是心經百戰過來的。好容易得到了一個督

軍，一個巡閱使的位置，這就和我好容易纔把被窩燙暖了一樣，他豈肯虛虛受點罵名，便輕輕把這個安樂窩拋掉嗎？你們就罵我睡懶覺也好，說睡懶覺不衛生也好，但是在被窩裏是要舒服些，我睡在床上，你們如肯把飯送到我口裏時，我怕整天整日也不會爬起床來呢！

解決問題的關鍵便在這兒了！

睡懶覺的人，要吃飯的時候便不能不起來。要推倒軍閥呢？當然是要使他們餓飯纔行！你們常常把飯給他送到口裏去，他怎麼能夠起床呢？把糧稅抗拒一下也好，把市罷一下也好，總之要想解決目前的中國的軍閥問題，只有餓的一個字呀。

餓啲！餓啲！偉矣哉餓啲！俄國的革命不是列寧特洛次克弄成功的，是你老先生的功勞呢！你老先生也把我趕出安樂窩了。

上麵館去吃了兩碗麵，看見街上賣的石膏豆腐

花，不覺得又垂涎起來。自從民國二年出省以後，這東西已經有十一年沒有吃過了。

雪嫩的豆腐花，紅得透明的辣油，金黃的蝦米，翡翠般的青蔥，加上——童年的記憶，這是多麼可口的滋味嚟！站着便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們一共吃了五碗。付起賬來僅僅一百文錢，我不禁驚愕了一下。但想起童年的情事，已經貴了許多了。

輪船要十點半鐘纔開，我們把船票都買好了，但離開船的時候還有一個鐘頭，我們只得在運河邊上走來走去地看看江南的風光。

昏昏的運河上面，浮着無數的小航船，船上有種着花的，種着菜的，養着雞的，養着狗的，這種純粹地以水上為家的生涯，在我們四川是從不曾見過。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日本人驚奇地介紹着，我也驚奇了，我以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但我現在在眼前目觀着了。

流浪人！真的要這種人纔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罷？他們沒有一定的故鄉，沒有一定的駐足處，在水上流來流去，那兒黑了便在那兒睡，那兒病了便在那兒死。他們是純粹的動物性的，沒有帶絲毫的植物性。他們不知道羨不羨慕那岸上的楊柳，那岸上的楊柳又不知道羨不羨慕他們的生活——不對，我的無聊的詩興又要發作了。

水是昏濁得不堪，人是純粹的動物，楊柳是枯槁了的，一簍一簍的黑煤炭壓在兩人的肩上飛也似的走，飛也似的走……

全平指着一個年青的——怕只十四五歲光景的——擔煤的人對我說：“這個人的面孔很清秀，很像我的一位表弟。我的表弟，家裏很有錢，現在在中學校讀書，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車送去，包車接回，但這位孩子却在這兒擔炭！”

全平說時覺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樣子，其實他擔



炭也還不甚擔得起呢。擔炭的有五六對人，我們數着，別人要擔三次後，他纔能來回得一次，我們已很詫異了。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他擔一次要息一次，中間一次還是和一位老人對掉的。老人不消說也是擔一次息一次了。

十五歲的童子和五十歲的老人，在運河邊上五汗淋漓的担着煤要飯吃！——詩人！你面皮比城牆還厚的詩人，你的飯吃飽了，你立在那兒要做詩麼？

自己很想把剛纔吃下去的兩碗麵和幾碗豆腐花一並用手挖出來了，但是回頭一想，又何必這樣潔癖嘍！如今的世道，便是做社會運動的人，不是都在吃——吃什麼呢？——吃……好，不說罷，天機不可洩漏！……

“輪船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這不就是輪船嗎？”

“唉？！”

我上了輪船還在問輪船，原來從無錫到宜興纔是不經過太湖的。我們所乘的“輪船”僅僅是在運河中通行的一對划子。這種划子，假使不是下江人，恐怕誰也不會有“輪船”的觀念罷？一隻有蒸氣機的在前面拖着，拖着後面的一隻坐船。坐船上面也有房艙，也有客艙，也有大餐間，更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坐位叫做烟篷。我起初聽說烟篷在船頂上，而且價錢最便宜，便主張買了烟篷票。但誰知走上船來一看，所謂烟篷是坐在船篷上幾乎連腰不能伸的一種坐位，頭上還頂着一道布篷。像這樣的第四階級實在不敢領教了，我們又纔改了房艙。房艙比大餐間還要貴，這是坐慣了長江輪船的人，也定要發出疑問的呢。原來房艙是在船的兩側的，相對的兩個木板鋪位只能坐四個人，靠着後壁有一個小小的長檯，四隻腳是放在兩邊鋪上的。所謂大餐間便在房艙後面，是兩個房艙打通了的一個大間，裏面鋪位多可以多，坐幾個人，所以大餐

間反比房艙還要賤了。所謂客艙呢是在房艙前頭的一個通間，比大餐間的坐位更多，所以價錢便宜了。

我們把烟篷票退了，改坐在元號的房艙裏面，我們今天算是在這船上做了一次元首了呢。不過是船上的元首實在比中華民國元首還要不好做。五尺立方的一個房間，立的時候不能抬頭，睡的時候又只是兩張木板，一個門眼怕只有三尺高，從這門進去還要下幾段階段，這與其說是房間，寧可說是崖洞呢。從這崖洞望出去，所能望見的不過是些衰敗的草岸。水是昏得不像樣子的，輪船走過時所捲起的潮浪把水裏藏着的一些瓦礫的遺屍捲上岸根，又跌落下去了。門外的過道還沒有一尺寬的光景，煙篷上的先生們時而把兩隻火腿吊下來，把下衣一揭開，便立在門下小解。很有些明哲保身的，深怕跌下水去了，連把一隻腳踏在船緣上也都不敢，小心翼翼地背弓着緊緊靠着船壁，然後洒起楊枝露來。露水剛好洒在船沿

上，從船口濺進艙來可以濺在你的頭上，但你把他有什麼方法呢？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噫你的不便，但是他便的也應該圖他自便，你有什麼方法呢？——我在這兒要談幾句正經話了，我們中國人廣行方便的程度，實在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吃的水道下面便是尿坑，睡的枕頭旁邊便是馬桶，我們人都稱許的東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真真是超之乎其所不超了呢！譬如就在這小小的鴨子船上，既是大餐間也有，為什麼不安放一個尿缸，或者鑿一個行雲流水的圓洞呢？男的先生們怕得連船緣都不敢踏，懶得連向船尾去的幾步路都不敢走，他們實在是大便而特便；但是女的娘娘們却怎麼呢？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罷？他們因為有這點不便，或者會至於一天兩天也得不便，啊啊，「苦矣」，踏踫在烟篷的先生們的屁股底下，在腦筋裏來來往往的都是這些事，連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寫下去了。有傷風化，有傷風化，再寫文雅一點罷！

“這船怎走得這樣慢呀！到宜興去究竟要幾個鐘頭呢？”

“足足要九個鐘頭。”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

“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怪不得連動也不見動的一樣。”

“已經要比那些航船快得多了。”

“你念過李太白的詩沒有？‘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但我也讀過‘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呢。’”

“啊，那是上水船呢，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要是下水船，在我們四川的確有一日千里之勢。我最初出省的時候從我家鄉的嘉定城坐船到重慶，只有三天多點的光景便到了。走旱路是要走十天

的。那是大水天，船走起來的時候真是痛快，只見兩岸的山和兩岸的樹在左右旋轉着倒退，就好像坐着特別快車的時候，火車兩旁的風景一樣。最有趣味的是船到彼州的時候，在那兒的城牆東面，金沙江的水從西南流來，給泯江相匯，泯江的水是清的，金沙江的水是紅的，紅得就和鮮血一樣的紅，滑滑滑地流來，一和泯江相匯便刀斬斧斷地當下消滅了，河面立地浩大起來，泯江的清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紅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在水面下的清紅兩水的激動的確是難以形容，水面上纔看見是一望的清水，但不一刻便湧出血紅的花朵來了，真好像在開花的一樣，在開一朵牡丹花的一樣，有聲有色的開着，滑啦，滑啦，火火火火火，有聲有色的開着，開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開出三五朵，漸漸開大起來，漸漸開多起來，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來，增加起來，清的水面漸漸要被花開滿了，花開滿了，花花花花花

花……一河都是血花了。河風又非常浩大，血河裏的漩渦單是直徑便有四五尺的光景。我乘的是一隻小船，載子好像又沒有載十分平穩，被風橫腰一吹，骨嚕骨嚕地便落在漩渦裏打了一個圈轉，剛好出了渦了，又被風橫腰一吹，又被骨嚕骨嚕地落在別一個漩渦裏，又打一個圈轉。那種悽愴的狀態，煞是怕人，煞是怕人！並且在那兒的岸上的山脈，又獨獨是沒有草木的，赤裸的山崖，呈着慘紅的肉色，就好像人把皮膚剝了一樣，我平生遇過不少的怪事情，但都沒有那時候的心緒悽愴悲壯呢。這兒的水那裏會說得上來喲！”

我大吹而特吹的吹起來，把全平也好像駭倒了。他只是圓睜了好幾次眼睛。但我在這兒要稍微打一點折扣，這個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憶了，初從鄉裏出來的人還沒有見過世面，因為驚惶過甚，或者有形容失實的地方也不敢包定。總之至少七成總還是有

的罷？再要講價我就不幹了。

\* \* \* \*

“已經幾點鐘了呀？”

“快三點鐘了。”

“四，五，六，七，還有四點多鐘；究竟怎麼辦呢，一本書也沒有帶來。”

“寫罷。”

“寫什麼呢？”

“寫小說呀！”

“唔，寫寫小說。小說是要好寫些，一寫就給瀉肚子一樣，會滔滔不盡的源源而來。（又來了！但是有甚麼法子，我們的頭上頂的是別人家的屁股呢！）”

“那就寫呀！”

“寫呀！寫呀！”

“昨天在往滬寧車站的電車裏面。



有兩位年青的姑娘伴着她們的一位白胖白胖的  
中年婦人(怕是她們的媽媽)坐在我的旁邊。

電車是滿了員的。

車過大馬路的時候，有位很頹喪的中年人搭上  
車來，一擠便擠立在年長一點的(怕有十六七歲光景  
的)姑娘面前。

這位中年人把頭一埋下去便哼起鼻涕起來。不  
幸，或者是他的大幸，他的鼻涕纔飛濺到姑娘的衣裳  
上去了。青綢的羊皮長衫的腳邊上帶了一珠，中年  
人趕快把手捲帕來替她揩了。姑娘又把左脚翹起來，  
綠色的絨線鞋子上又有一珠。中年人又趕快把一隻  
手去捧着她的腳，又用手捲帕去替她揩了。揩了之  
後，——啊，完全出人意外；這位中年人把那張烏黑  
的手捲立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

啊，他到底是在揩自己的鼻子，還是在聞那姑娘  
腳上的香氣呢？

他到底是我們中國通常的膿踏人，還是有點變態性慾的所謂近代人的文士呢？——

我這個疑問無法解決，我只看見那白胖白胖的婦人白了中年人兩眼。”

我把靠壁的一個小小的台子，取來放在舖位上，拿出我在日本學了十幾年的席地而坐的功夫，便在舖位上盤坐起來寫了這一篇，——什麼呢——不成名器的小品。我做文章的慣病是先做好文章再安題的，我做好了，回頭寫了“一個疑問”的四個字在前面。

當我在寫的時候，我看全平也在寫，他是躺在舖位上，用鉛筆在日記簿上寫着的。

兩人都沒有話說，再寫罷！

“朋友們招在‘消閑別墅’吃夜飯。

席終我去解小手的時候，只能容一個人的便所

裏面，已經有一個人先在了。我只得在門外候缺。先來的人還沒有出門的時候，匆匆忙忙的走了一個人來，他不管我是在門外等着什麼，一手把我攔開，便一手把門柄握着了。我只得又在門外候缺。

接着又來了一個人，是用同樣的態度把我攔開了。我一直到了第五個人上來，我看見又有一個穿西裝的先生匆匆忙忙地跑來了。哦呀，不得了，我這回是再不能講無抵抗主義的了！西裝先生果然來了，我便先擋着他。

我說裏面已經有人，我在這裏已經等了半天了。

不知道他是聾子呢還是不懂我的話，他把我一手攔開，竟至不等裏面的人出來，他先跑進去等候着了。

我不禁冒起了火來。我在門外便放大聲音地責罵。

我說：你們太不講公德！別人家在門外等了半

天，你們只圖你們自己的方便！

這位西裝先生却很有點婁師德的精神，不怕我在外面就如何的責罵，他只悠悠然洒着他的尿，一點也不作聲。

他出門來了，我的氣還沒有平，我還罵了他幾句。

但這位西裝婁師德不惟沒有作聲，竟連頭也不抬，匆匆忙忙地又跑去了。

我不禁自己慚愧了起來。

我覺得我這人真是野蠻，我一開口便要把人得罪。

噯，像我這樣動輒便要把人得罪的人，無怪乎在我們中國禮讓之邦，要連一個洒尿的機會也得不到！”

又寫了一篇了。這要什麼題呢？雅致一點的是

“如廁”，粗魯一點呢，是“沒有洒尿的機會”。不過是這樣一來便會把人駭倒了。有人說屎尿等字是不可以入文的，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特性，他們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是可以拉，但你在文章上寫是不准你寫的。爲什麼呢？是尊敬屎和尿嗎？是和怕犯聖諱一樣，犯父諱一樣，不敢犯牠嗎？不管！不管！現在連丘二先生也都拉到了糞坑裏了！直捷了當些罷，就寫“沒有洒尿的機會”。

我把題寫好了，回頭去看全平時，我的周公倒在夢見丘二了呢。他靠在壁上，把拿着鉛筆和日記簿的兩手叉在胸上，已經頽然的睡去了。他的口是張着的，他的臉色有幾分灰青，我不禁起了幾分傷感的情趣。

啊，周君喲，你也未免太可憐了！你本是學農的，犯不着要來做什麼文人，在中國的現代要做文人，是等於自殺呢！

我想起他這年來的失業來了，他在虹口小菜場上替別人做過幾個月的店阿大，後來又去爲教會的先生們整理過幾個月的聖經，在江浙未開火以前他本是要往奉天去就一處農場的職務的，但不幸江浙又開起戰來，奉直又開起戰來，於是他的行期就和中國的統一一樣，從此便無期延期起來了。他要侍奉母親，要扶助兩個妹子，但他却也和我一樣在上海市上做了一個無業的流氓。啊，他這半年來恐怕也有些倦於營生了罷？……

啊，太無聊了！太無聊了！還是寫！還是寫！

“在上海能夠起早的人，總會有這樣的經驗罷？

無論在那處的十字街頭，只要過往的人多的地方，在一個街角上總有一個賣飯團的人，赭紅色的深桶盛着一桶熱飯，只要你把銅板給他，他便捏個飯團給你，你喜歡吃油條的時候，也可以叫他把油條來放

在飯團的心子裏。

在這賣飯團者的旁邊，必定還有一個賣臭油豆腐的人。一個銅板兩個，他替你盛在碗裏，用剪刀剪碎，加上羹汁，再加上作料，這便是你吃飯團的人的清羹。

自己的銅板只可以夠買飯團的人，買了一個飯團，便捧着一面啃一面走去了。

有的銅板還有些剩餘時，便要圍到這油豆腐擔上來，吃得非常起勁。

油豆腐擔上大抵還放着一大碗豬皮，煮熟了的豬皮，這更是一種盛菜了。

買了飯團，買了油豆腐，還要想吃點葷菜的人，便要來吃點豬皮子了。

我剛從日本回家的第三天，那時我還住在二馬路的一家旅館裏面，清早我一個人出去想買點吃的東西，我在石路和四馬路交叉的地方，在一隻街角上

便看見了上面的這兩種販子。

有一位穿得很襤褸的男子走來，他是黃包車夫，或者工人，我不知道。

他走到油豆腐擔上來，在一碗豬皮子裏面，挑選又挑選的選了三點豬皮。

他問賣油豆腐的人：“格個幾滴鹽呀？”

“四個銅板。”

“四個銅板？！吃弗起！吃弗起！”

“吃不起就拉倒！”

賣油豆腐的人忙着去應酬別的主顧，說的時候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想吃豬皮的人，把三點豬皮子睜着眼睛看了好幾眼，咬緊牙關吞了好幾次的口水，又纔沒精打睬地走了。

這兒有一個教訓：

世間上有吃豬肉而不吃豬皮的人，也有想吃豬



皮連四個銅板也拿不出的人！”

我這筆就好像上了肥料的火葱一樣，只是沖呀，沖呀，不管牠好好歹歹總已經寫了一篇“四個銅板”了。我素來是文思很遲鈍的人，今天是怎麼攪起的呢？是談屎談尿的太談多了，真的上了肥料嗎？還要想寫呢。我昨天清晨想寫的東西因為事忙還沒有寫出來，索性在此一道寫出罷！以後怕沒有時候，以後怕會忘記了。

我這回先寫了一個題是“兩種人情的滋味”。

“我這回回上海來沒有用下人了。

我不用下人的原故，並不是在講什麼人道，也不是在講什麼經濟，我固然是沒有多少錢，但我要在上海用人覺得比不用人還要不方便。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過，上海的娘姨叫‘三珠’。

我不知道怎麼叫做‘三珠’。

他對我說：他們初來試用的三天是‘滾盤珠’，見事就做，是異常勤謹的。三天做滿了之後把契約一定好了，便成爲‘算盤珠’了，總要你動她們一下，她們纔肯動了。再住久一些便要成爲‘定盤珠’，不怕你就動她們，她們也不會動了。

這三珠的經驗，我去年在上海住過一年，便已經經驗夠了。不過我的經驗還有超出這三珠以外的。她們不肯作事情我覺得還不很要緊，最令人傷心的是：你愈把她們當成人，她們愈不把自己當成人。她們的良心好像是死滅了的一樣。你待得她們愈好，她們愈見不好起來。這豈不是最足令人傷心的嗎？

出了錢去買傷心事，恐怕沒有這樣的呆子罷？所以我這回回來便想暫且不用下人了，內事由我女人料理，外事便歸我自己聽差。

我昨天清晨往八仙橋去買小菜的時候，我左手拿着一個菜籃，右手拿着一張包單。

我身子穿的是在日本穿過十二年的一套制服外面套了一件破了的大衣，我的一頂棕黃色的駱駝絨的烏打帽也是民國三年在東京買的了。

我買小菜本是隔兩天買一次的，這回因為要出遠門，所以更不得不多買一些。

我買了兩斤豬肉，一匹醃魚，一顆白菜，兩斤白糖，便放在小小的菜籃裏。

我又在一位很慈和的老媽媽面前買了一些塌菇菜，苔菜，芹菜，碗豆苗，我買了一大堆便請她替我包在包單裏。

她一面包一面向我問道：大師傅，你在啥地方燒飯呀？

我說：我在環龍路燒呢。

——你以後要買只大來些個籃，用包袱會把菜攔壞個。她很親切地教了我一番。

我說：是的，我隨後要買呢。

她把菜包好了，遞給我的手裏，她還說了一句：  
好，你明天再來呀。

我也很自然地答應了一聲說：好，我明朝再來。

她和我只這樣平平淡淡地談了幾句話，但我很感謝她，我覺得她在關心我。她的對於我的一點關心，我覺得是真正的人情的滋味……”

我寫到這裏，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了。一位茶房拿了一盞小洋燈下來。放在一隻屋角上。這盞洋燈是和鄰接的房艙通用的。昏黃的燈光照在室裏覺得反加黑暗起來。我不想再寫了。全平也已經醒來了。我把我寫的東西送給他看，我希望有些地方可以惹他發笑，但他很嚴肅地讀了一遍，連一笑也沒有笑，我覺得我自己是失敗了。他把不全的“兩種人情的滋味”讀了之後，覺得也像玩味了一下子，他又問我：

——你這纔有一種呢，還有一種呢？

——還有一種是我把小菜買好之後走到街上去

叫黃包車。我叫着一隻黃包車問他多少錢，他說要四只角子。平常由八仙橋坐回環龍路是只要八九個銅板的，四只角子照現在的時價算起來該合六十四個銅板了。我啞啞唔唔地說了他一聲，他回問我要幾個銅板，我說八個，他一減價便跌到十個銅板上來，我更還了他九個。在我們正在講價的時候，另外又有一隻黃包車飛也似的跑來了。“哈地方呀？哈地方呀？”他不住的只是問。我說是環龍路“環龍路十個銅板儂還弗要關啊！”他搶白了我一句，又白視了我兩眼又飛也似的拉着車子跑了。所謂還有一種人情的滋味，便是這一種了。我覺得這位黃包車夫也是在關心我，但他對於我的這種關心，幾乎使我流出了眼淚。

——你還是把牠繼續下去罷。

——不想再寫了。

——你近來很寫了些這一類的東西，我覺得很喜歡。

——這類的東西我以後想多寫一點。我從前的態度是昂頭天外的，對於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種拒絕。我以後要改變了，我要把頭埋到水平線下，多於過活些受難的生活，多於領略些受難的人生，我在這裏雖然開不出甚麼美好的花來，但如路旁的雜草一樣總可以迸發幾株罷？遇着別有會心的周茂叔，他是不會艾蕘牠的呢。

——你這個態度我是很贊成的。前幾月我在勘校聖經的時候，我看見耶穌有一句話。你要把燈光點在斗上，不要點在斗的下面。他這二句話，我看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耶穌教徒與不是耶穌教徒，都是實地奉行着的。我們中國人，凡為有點光的，誰個不把來點在斗上呢？所以斗下的生活便愈見黑暗了。我想做一篇小說，取名“斗下的燈光”。

——唔，好個有意義的題名，單是這五個字已經是傑作了。

“斗下的燈光”的內容是甚麼，全平倒還沒有說出。在狹隘的斗室中，在昏黃的燈光下，他對我却另外說出了一段很有趣味的浪漫事來。

——那是民國十二年的上春，我也正嘗着失業的痛苦的時候，在家裏悶着怎麼也悶受不過，便向母親討了六塊錢來，瞞着她說往蘇州去散心。我到了蘇州便去買了些雜貨，如像假金戒指，洋線，花針之類。我另外又買了一套短衫，便裝着了一位行商，去到太湖裏面的東洞庭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將近一個月的辰光，那兒的生活是十分樸實的，那兒有未經跋涉的荒山，有十分雄渾的自然，我靠着賣雜貨爲生，白晝便往四山去跋涉，晚來便宿在一家旅店裏。旅店的主人只是一位中年的婦人和一位十七八歲的少女。最有趣味的還有一位張三，這張三是崇明島的人，他原是布商，他家裏也有妻室的。他在三年前到洞庭山上來賣布，便寄宿在這家旅店裏。他不久之間竟戀愛起

這旅店的女兒來，他布也不賣了，家也不顧了，每日只是呆在旅店裏，想承望那女兒的顏色。他在店裏住久了，館賬一天一天地堆積起來，把他所有的布都押給老板娘子去了，他還是不想回去。後來他竟替那旅店打起雜來。做甚麼事情的都是張三。挑水的是張三，斫柴的是張三，燒火的是張三，煮飯的是張三，挑糞的是張三，種土的是張三，養豬的是張三，割草的也是張三。做甚麼事情都是張三。張三說：他只要在那女兒面前，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快活。但可憐那女兒又並不愛他。我在要下山的時候聽說那女兒要嫁人了，我還剩下兩個假金戒指，我一並送給她去了。

她怕反轉在愛你罷？

我這麼問了一聲，但全平只是笑了一下。他的六塊錢的本錢，就在洞庭山上生活了幾個禮拜之後，說是回到家裏時還剩下了兩塊，這兩塊錢他便拿來買了一些新文學的書，其中一本是“茵夢湖”他愛“茵夢



湖”幾乎成了一種怪癖了，從初版買起，一直買到現在，說是版版都有。他就是從那回遊過洞庭山之後，纔突然嗜好起文學來，他的“煩惱之網”和其他的作品都是在那回以後才着手做的。

他的這番話很引起了我的興會，我把一天的厭煩都丟到腦後去了。我勸他立刻把那回的事情寫出來，他也滿高興地答應了我，我很希望着我們中國的新文學中會有一部傑作出現呢！

啊，隨處都是絕好的文章的資料！我們中國鄉間僻境的國民生活的自然風光，尤其是未經開闢的寶藏。我們中國的新興的文藝家喲！你們爲什麼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爲甚麼定要龜藏在你自己的生活裏，做些虛偽的表現呢？

宜興到了！我們這次旅行的目的地點到了！

黑暗，路爛，臭不可堪，這是宜興給我的第一印

象。

下船的地方聽說是東門的輪船碼頭，黑暗中被全平引我走過一條狹巷，路是看不見的，皮鞋的下面只覺得滑爛難行。路的兩邊怕一定有廂房罷？彌天的奇臭噏！

昏昏茫茫地跟着走進城，走進了一家旅店，剛進房門時還有人在床上抽吸大烟，鄰室又有兩台馬將。我真是有好幾分不高興了。聽說烟賭酒是宜興的三害，想來倒不止宜興是這樣罷？

但是噏！那管得這些事情！只要有松菌和黃雀吃就好了。——讀者諸君，你們怕已忘記了罷？連我自己幾乎都忘記了。我們到宜興來是調查江浙戰事的遺跡，兼帶着要來吃松菌和黃雀的使命的呢。黃雀是甚麼我不知道，松菌我是在日本吃過的，但是日本的松菌，植物學家說是日本的特產，怎麼在我們中國的宜興也有松菌呢？這是偶爾的同名，還是根本是同類

的呢？這個問題使我在想吃之外更添了一種好奇心，於是乎我們剛好看定了房間，便回頭走到一家麵館裏去，想吃松菌和黃雀。

麵館門前殺了不少的鴨子，很肥很白的掛着。有兩個人圍着一個大木盆，盛着熱水，很熱心地在水裏擺鴨子的毛。

全平走進店時開首便問有黃雀沒有？

店裏人答應說：時節已經過了。

又問松菌。松菌也沒有了。——啊！失掉了一大半的希望！這松菌假如和日本的是一樣時，在植物學上不也是小小的一個發見嗎？

我們只得叫了兩碗麵，又叫了兩碗蒸鴨的“餃頭”——原來宜與人吃麵，無論是魚是肉都是不放在麵裏的，另外用小碗盛着，叫着“餃頭”。蒸鴨的滋味還不錯。我們一面吃着，一面閑談。我對於松菌總有迷戀難捨的情懷，便先問全平究竟是甚麼形狀。全

平說得很模糊，好像和日本的松菌終是兩樣的光景。——不管是一樣也好，是兩樣也好，我把這個小小的問題寄放在這兒，以後如有到過日本的人又到宜興來，遇着有松菌吃的時候，在淺斟細嚼之餘，請把這個問題來吟一下罷；說不定還有一位“理學博士”的徽號在那兒等着你呢！

宜興的吃食店真是多，每十家街店怕有家是賣食物的，最多的尤其是鴨肉麵館。

——宜興人是很愛吃的嗎？我問着全平。

全平在未答應我之前，便先嘆息起來了。

——噯，我雖然是宜興人，但是我對於宜興人實在是再憎恨沒有的。宜興人還是“人”嗎？他們清早起來沒有一個錢的事情可做，抱着一個茶壺便上茶樓。在茶樓上當了半天的神仙，接着去上館子了。酒麵雞鴨吃得不亦樂乎。我們宜興人是定要吃早酒的，全城的人吃蒸鴨每天要吃好幾百頭。吃了又怎麼樣呢？上

私娼家裏去打馬將，或者打葉子牌了。打了又吃，吃到夜深了，高興的時候在一二點鐘時回家，不高興的時候便睡在私娼家裏。這樣便是宜興人的一天！明天起來又是照樣的一遍！噯！

——這是有錢人的生活，沒錢總不會這樣罷？

——僅僅是程度的差異罷了！

——年青的呢？

——噯，更難說！宜興人是不講究讀書的，頂好的把中學一弄畢業了，便回家去當少爺，少爺跟着老爺學，抱茶壺，上茶樓，進酒店，嫖私娼，打馬將，抽大烟……這便是少爺的“大學課程”，當不起少爺的呢便當“揪腳”。唉，真醜！真醜！

——甚麼叫“揪腳”？

——這是我們宜興話，我們宜興人說拉是揪，這種“揪腳”是打不起牌，站在旁邊報勝子的，打牌的人打罷隨便賞他點子錢，他也滿高興的又拿去吃喝。這

便是我們宜興人的“揪腳”，我看真是“丑腳”呢！

全平說得意外的憤慨，我也很受了意外的感觸。宜興人的精神像這樣無形的消頹下去，不比五百倍楊春普的兵和白寶山的兵的騷擾還要厲害嗎？

這兒明明預告着一個劇烈的階級戰爭。宜興人這麼好吃，他們的吃食是從甚麼地方取來的呢？宜興人又這麼懶惰，他們的吃食是用甚麼方法取來的呢？聰明的讀者嚟，你們可以知道了！一個階級吃一個階級！有一個吃的階級，同時便有一個被吃的階級的呀！田地裏勞苦着的農民，一天一天地被城裏的坐食階級吃食，他們的血汗熬盡了，剩着的枯骨也還要熬出油來，滋潤老爺揪腳們的腸胃呢！這樣明白的一個慘禍，最奇怪是有許多睜眼睛子的學者(?)竟忍心說中國人沒有階級，中國人沒有田主和農奴的區分，這是怎樣瞎說白道的混賬話嚟！我是四川人，我們四川便明明是農奴和地主，一般自作的小農，是絕少絕少

的。這回我到江南的鄉下來跑了一趟，我也增了不少的見聞了。江南人收租我們且把蘇州人來做標本罷。大地主收租先掛出一道牌出來，報告甚麼時候開倉，甚麼時候截止。其實他們開倉，也並不是收米穀，却要收錢！時候截止了，鄉裏人拿不出錢來的時候，不僅要吃到大利的盤剝，還要吃痛苦的肉刑——受屁股的敲打！所以鄉裏人沒法，在開倉之前，無論價錢好歹只趕着把自己收的米穀糶賣。在這時候收買米穀的人是些甚麼人呢？不消說是地方上的地主了。他們用便易的價錢把穀米買來，把高貴的價錢收納租稅，又把高貴的價錢把米穀賣給農人們。就這樣有錢的地主層層地剝削鄉人，鄉人遇着年歲飢荒時，有薄產的只好把自己的薄產拍賣，沒有的只好賣自己的女兒——在上海灘上當野雞的，當娼妓的，在江南地方各大紳士家裏當丫頭，當小妾的，你們知道，究竟是什麼地方來的人呀！鄉下人一年勞到頭，揮盡了血汗

還不能糊口，只好賣田賣地賣女兒！江南地方的農村，一天一天地消敗下去的原因，諸君可以知道了罷？地主們把農民的血汗錢榨取去，但他們除吃除喝之外不做一些兒生產事業，——在外人的經濟壓迫之下，除吃除喝之外，實在也沒有生產事業給你做，江南的各處城市，都帶着頹廢的灰色的情調的原因，諸君可以知道了罷？唉，像這樣的形勢，不僅是限於江南，我恐怕我們全中國都是一樣的罷？泱泱的中國一天一天地沉落向一個無底的深淵，無底的深淵！唉，我們究竟還有起來的時候嗎？•••

兩個人在麵館裏吃了一些麵，又只得退回旅館裏去了。

全平雖然是宜興人，但他十三歲時隨着母親姊妹到了上海，他的故鄉便少有來的時候了。這回的戰地都在鄉下，他也和我一樣全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我們在當晚只得在城裏訪了幾位他幼年時代的



同學。到鄉下的路程怎麼走法，我們只好徵求他們的意見了。

原來這回的戰線，蘇軍方面在上海是取攻勢，宜興是取守勢。宜興在太湖的西岸，北接常州，由滬寧鐵道直通江寧，南與浙江長興縣接境。浙江欲窺南京，此路最為捷徑。浙軍第二路的陳樂山便擔任這一路的進攻，蘇軍方面便由楊春普傅象泰白寶山陳調元等在此防守。所謂戰線便是宜興東南的蜀山蘭右鳳川懸腳嶺廿三灣張渚一帶了。

當晚蒙到下榻處來商酌的有全平的父親周叔丹先生，和全平的同學史寒冰先生。叔丹先生先主張坐船，叫我們先坐船到蜀山在此過夜，第二天又坐船到蘭右，到了蘭右便捨舟登岸，踏查懸腳嶺，廿三灣等地，最後到張渚，由張渚可以坐船再回宜興，路程便這樣定妥了，所花的日期怕要四天。熱心的寒冰先生便允許陪我們到半途，作我們的嚮導，我們當然是不

勝感激的了。

一天半的車船把人弄得都有些疲倦，鄰室的馬將不知打到了幾時，我們早已一枕黑鼾，隨着大中華大陸消沉了下去。

### 第 三 天

清晨我們到素麵館裏又去吃了兩碗素麵。在我們剛進館子的時候，堂官開口問我們的不是“要不要酒”，是“要甚麼酒”，這可見早晨進館子的人是一定要喝酒的了。在我們要出館子的時候，看見兩位鄉下人走來，兩個都是沒有剪髮的，一個挽着一個髻子在頭上，一個是吊條髮辮在背心，他們手裏一個拿了一個馬口鐵的煉乳筒，是自己打好了燒酒拿來的。這麼早的清晨怕還沒有到七點鐘的時候罷？他們空着肚子從鄉裏走進城來，便要灌那一大筒的酒精！啊！這是多麼沉痛的現象喲！他們是享樂呢？還是想借酒精

的力量來麻醉他們受榨取的苦痛呢？

時間不早，全平引着我在城裏看了一些，我看了周處斬蛟處的長橋，又看了全平往時的舊家，有些人家的廠廳上正堆着無數的新穀，這時候正是收租的時候了。（剛纔喝早酒的那兩位農人，怕是纔送租穀進城來的罷）宜與人收租不收錢，這比蘇州人好得一點。

江南人的房屋和我們四川人大不相同的地方，便是多用磚土，少用木材，這和我們四川是恰相反對。這怕是江南地方少山的原故罷？純粹的磚屋，又小又黑暗的，在我看來怎麼也好像是坟墓一樣。

全平在一些“坟墓”當中把我引上了城牆，這江南地方的城牆也令人起不出壯美的觀念。我們四川的城牆大抵是用紅石砌成的，決不像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磚塊的頽垣。城牆上的磚塊已經被人剝削了好幾層，城牆也平了。全平說：都是有勢力的紳士們偷去砌房子去了的。唉，也好，也好。城牆縱橫是沒

用的東西，這些紳士們可以說是很能利用廢物呢！

立在城牆上遠望，一片昏茫的湖水現在眼前。湖水受着背面朝日的光線，微微帶着紅色。全平告訴我是“西沈。”（這個“沈”字的發音是“求”，我帶着的一張地圖上誤作“仇”字去了）聽是九條小河匯成的所以叫做“沈”，城東的是“東沈”，城西的是“西沈”，中間貫穿着一道荆溪。湖的彼岸遠遠現出一帶山脈，全平說是“銅官山脈”。

城牆上有兩座新修的中西合璧的建築，一座叫做“建設樓”，一座叫做“五鳳樓”，看這些樓的命名已經可以曉得宜興紳士肚子裏的風雅了。

全平在城牆上走着，一面指示景物，一面訴說了些幼年的記憶。他說他幼年時分，城牆下都是些灌木草叢，是他們探險的地點，他們攀着藤蔓可以從城頭爬下去，在草木叢中摘取種種的花果。這些草木現在都剝平了，全平很是感嘆不置地；但這感嘆和迴憶只

是屬於他一人的所有，我是不能分享的。在我看來，削平了也未始沒有風味，不過削平之後只剩着一片荒涼的瓦礫場，這是未免太殺風景了。

從建設樓出城，渡過一道紅色的木橋，在橋樑上題着“紅橋”二字。全平說，這道橋本有一段掌故，明朝一位姓周的甚麼人修的，在從前是不敢拆牆的，這裏姓周的從自己家裏修出一道橋來，越過城牆，一直達到城外，橋的古名本是“虹橋”，後來毀了，這座紅木橋是新近修的。

這個真是有趣的逸聞，這“虹橋”偏要改成“紅橋”！

渡過虹橋便是西沈的堤岸，滿堤都是瓦礫。瓦礫堆上有些蕭條的垂楊。湖畔和濠水中有些枯敗的蘆草。

渡紅橋不遠有一座臨水的粗俗不堪的小亭，怕不過是未滿一年的新築，但是樓板已經破落了好幾

面，樓梯也斷折了好幾段了，遍地也都是瓦礫。

——這兒打過仗火的嗎？新房子就成了這樣！

——啊，那裏！還有好看的在後面呢！我們宜興的紳士就是這個樣子。他們沒法弄錢，只好編出些調門來興土伐木，他們好從中取利。他們的目的那在甚麼建設上呢？修的時候本來是種騙局，修好了後又沒有人看管，這當然會攪成這樣的了！

我們在這兒發現一個新名詞便叫着“新的古蹟”。時代變了，目前的人大都以為新的總比舊的好。城牆雖然是古蹟，但在宜興人看來怕也是嫌牠舊了，所以要拆毀牠，要重新修些新的建築。但是新的建築如不破敗時又不成其為古蹟，所以要牠破敗。嗟乎，宜興紳士們的苦心乎！甚麼都是有美處存在的，怕這些新的古蹟正是近代藝術家所謳歌的“頹廢美”罷？

在西沈上望了一回，又從五鳳樓折進城，先去參觀了一座兩層樓的建築。建築是還沒有完工，但是木

材已經舊了，各梁的窗扇都已打成零碎，縱橫錯亂地釘着些篾片和草席。樓板也空落了好幾處，有幾處連橫梁都墜了，幾隻瓦雀從磚壁上的橫樑洞裏悠悠然地飛進飛出。階沿依然還是建築當時的土面，連泥土也還沒有面平呢。轉到正面去，高大的門楣上掛着一道招牌，是黃炎培寫的“通俗教育館”五個字。唔，有了這樣一道招牌，已經夠了！通俗教育算是表彰夠了的，你還要甚麼呢！門前一位很褻褻的老婆在洗尿布，旁邊一個孩子坐在地上咬一個骨頭，牆上有白墨寫的字，好像毛字旁邊一個非字，毛字旁邊一個求字之類——唔，唔，這是通到不可再通，俗到不可再俗的了！走進館去，有幾個水甕，兩個席地的鋪面，一位中年的女丐在一隻角上燒着早飯。唔，唔，這是多麼勤苦呀！這位宜興通俗教育館的女館長！

噯，噯，我的眼淚快要流出來了。中國的局面，甚麼事情都是糟到十二萬分，這是無可諱言的，但就我

見聞所及，恐怕再沒有比這座通俗教育館糟得更厲害的罷？這兒也並沒有打過仗，也沒有駐過兵，但在初到這兒來，調查兵災的人，沒有人爲他說明內幕，誰個不會連連地罵幾聲“丘八”呢？丘八，丘八，丘八，我們中國人這兩年來萬口同聲地都痛罵丘八，其實比丘八還厲害的，還有一些丘二丘三丘九丘十呢！中國的事情要攪好，我想還要請丘八來纔行！殺！殺！殺！殺！要殺得一個血海橫流，我們中國或許還有些兒補救呀。

把通俗教育館參觀了，全平又引我去參觀“圖書館”。招牌是蔡元培寫的。外觀算還整飭得一些，但是大門是嚴閉着的，掩着的窗門上還加了木條釘緊了。我覺得蔡元培先生好像寫了一個別字：這不是“圖書館”，的確是“圖書館”呢！

在這座“棺材”近旁有一座“法藏寺”，全平說是他幼時讀過書的地方。我們走進去看見大殿門口坐



着一個和尚，把上半身脫得精光的，在太陽光裏捫虱。我看他這個態度，正想讚美他幾聲超然，但這位老禿頭，一看見我們便手足失措地連忙把衣裳穿好起來，跨進門階去便連連撞起鐘來了。啊，超度衆生！超度衆生！我實在想連叫幾聲佛法來救救我的性命了！

大殿後面依然還有蒙學存在。正是上第一點鐘課的時候，一羣小學生站在講堂外邊，由一人呼號令整隊就坐。接着走出先生來，頭上戴着一頂很尖的小帽，青洋緞馬褂，竹布長衫，寡白無表情的面孔就和蠟做的人物一樣。先生走上教台，只聽見“立！”“敬禮！”“坐！”的幾聲之後，便點了一趟名。先生開講起來了。

“爲甚麼要少吃東西。”

先生在黑板上寫了這八個字，又拖長聲唸了一遍。

他的講義真有趣，我幾乎逐字逐句都記得，我現在把牠記錄下來。

“爲甚麼呢——是何故也……要呢——是應當也……少呢——是不多也……吃東西呢——是用飯食也……爲甚麼要少吃東西呢——是何故不應當多用飲食也。”

他逐字講解了，又來串講一遍。但我怕他最後的一個“也”字是“耶歟乎哉”的錯誤罷。——中國文字的好處是寫在紙上便認得清爽，不然這“耶歟乎哉”的四個字，假使是從我口裏聽出來，會聽成“噫！愚乎哉！”去了。這豈不是唐突了大賢嗎？

回到旅館的時候已經有不少的人在等候我們。史寒冰先生，楊祖達先生，其餘還有幾位。楊先生是北京朝陽大學的學生，因爲江浙戰起，暑假歸家便沒有北上的，他也答應和我們同行，並且要陪我們到張渚。新的究竟比舊的好些，這些青年的氣象却又不

同。

在吃中飯的時候有位蜀山的紳士P先生和湖汊的紳士L先生來訪問我們來了。(兩位先生嚟!請恕我暫不留你們的芳名罷)這兩位先生都是由周叔州先生介紹來的。P先生希望和我同船到蜀山並且要陪到湖汊。L先生說早回湖汊去準備着接待我們。我們有了這麼多的人員奉陪招待,心裏真是強了好多。全平連連說:這一路假使掉着別人來調查,一定弄不出一個結果。不消說我們當然是會有一個結果的了。有結果在後頭的事情,是多麼令人踴躍的呢!

上船的時候是十二點鐘,因為準備要在船上睡,便不得不先租了兩張被條拿上船去。一隻小航船,篷裏分作前艙後艙,後艙中擺着一張方桌,面着一床舖位,壁上有兩眼小窗,這都是前艙所無的。船開後各人都怕風,前艙口上垂下一張藍布簾子了。這樣的船也好,我覺得比名不符實的“輪船”還要好些。

我們同行的一共五人，寒冰，祖達，P先生，全平，加上一個我，都聚集在後艙裏談笑起來。

我聽到蜀山是蘇東坡取的名字，我的興會又添了不少。我們這位老同鄉在前原是想在這兒買田卜居的，我纔突然記起他的“陽羨帖”來，（陽羨就是宜興的古名呢，辭句都不全記得了，只記得有“一入荆溪，便意思豁然”的兩句）我便跑出艙去想領略這“豁然”的風味，依然是昏黃的水，愁鬱的天，衰黃的頰岸；我在船頭的一個圓石凳上坐了好一會，但我的意思怎麼也“豁然”不起來。我覺得我們蘇大先生終不慙是位詩人呢？

上船的時候，借了一部宜興縣志預備在路上作參考的。繙出了一段蘇東坡先生毀契還宅處來的記載，這也使我很想去憑弔一下，聽說地址在渦湖，不順路道的，我想把這件事情來做篇小說，但是地方沒有去過，恐怕做不成器了，我只寫一個梗概在這兒

罷。

“東坡先生看了陽羨的風景，終竟在滬湖旁邊買了一所房子，契約都已經寫好了。

他把契約揣在懷裏便出去散步，他在途中遇着一位老媽媽在路旁痛哭。

他問她：你在哭甚麼呢？

她說：我的兒子不孝，把祖傳的家業賣了！現刻沒有避風雨的地方，所以不由得不痛哭起來。

東坡先生又纔問明了她房子的地址時，纔恰好是他纔把契約寫好了的那一座。他便從他的身上把契約取出來當面毀了，還向着那老媽媽說：房子依然是你的，也不要你兒子還錢了。

老媽媽的眼淚在眼睛裏發起了光來。”

傾談了一陣大家都倦了，航船又走得很遲緩的，便把同行的諸人都催入了睡鄉。我只得到後面去幫

船家搖起櫓來。

船家是兩夫婦和一個兩歲的兒子。兩人要看兒子，又要搖船，力量又不十分充足，船身是愈走愈慢的了。後面的船一隻一隻地看看就趕上了我們，前面的一隻一隻地又看不見了。這使我起了一種好勝心，我便拚命地幫他們划，但也趕上了好兩隻。

——你先生是外鄉人罷？

——是的，我是四川人。

——出門多少年辰了？

——十二三年了。

——回家去過沒有呢？

——沒有回去過。

——家裏有老的麼？

——雙親都還在呢。

——啊，不知道在怎樣思念你呢，你快回去一趟

吧！

——是的，我找了錢便想回去了。

船家的婦人和我談起話來，以後我接着問她了。

——你們一向生意好麼？

——不好呀，吃苦得很呢。

——像你們這樣兩塊錢一天，也不見怎樣吃苦吧？

——生意有的時候倒好，但沒有生意的時候多着呢。

——打仗的時候你們受着災難沒有？

——我們還好，那時候到鎮江去了。

我想從她口中探聽些戰時的事跡來，但她也說不出甚麼來，我也把我那種企求拋棄了。

船到蜀山，鎮上已經上了燈火的時候了。

P先生招待我們在一家菜館裏吃了晚飯，他和寒冰好像商量了些甚麼，但我不曾懂得。我只看見P

先生取出一張名片來寫了些甚麼，拿出去找人交付去了。他是要介紹甚麼人來嗎？但是飯吃過後却不見有人來，P先生又引我們到一家茶店裏去吃茶。

茶館合茶店都是有電燈的，但是點的却是洋燈，聽說電線都被軍士斫斷，電燈泡也多被他們拿去了。——拿去做甚麼的呢？那些蠢如豕鹿的兵士，總不會以為只要有燈泡便可以發光的吧？

五個人圍着一張方桌吃茶，其餘吃茶的也還不少，在我們的隣桌上，我看見一位穿灰色軍裝的人和一位年青的女人在那裏很歡洽的談笑。我以為鎮上還駐劄着兵士的，但聽P先生說來，纔知道是本地的保衛團。

茶吃了一杯的光景，P先生點燃一隻紙烟，慢慢地談說起來了。他這回是特別向我說的，語調很慢，我聽得幾乎沒有絲毫不懂。

他說：我們這蜀山鎮本不在火線上，所以由戰爭



直接所受的損害很少。不過我們這兒是到蘭右，到湖汊的必由的要道，前前後後通過了不少的蘇軍，因此便不免受了些間接的損害。譬如軍隊到了要辦差，要接待，這本是意料中事，不過軍士們很無紀律，在鎮上鄉下都不免有擄掠的情形。至關於人的方面呢，被拉夫的很多，被姦淫乃至被姦淫而身死的倒少有聽見，因為這種事情別人都諱沒如深，不肯宣揚出來，在外面宣揚的有多少也恐怕不可靠。據人說：商橋地方有兄弟二人同行，遇着拉夫的軍士，便嚇得跳河尋死，哥哥的一位熟悉些水性，樂得逃掉了，兄弟被溺死在河裏。又聽得人說：有位秀才被拉，他說我是秀才呀。軍士說，你今天拉了一天大砲之後，秀才還是還你秀才的。像這樣的事情真是專橫已極。還有人說：有一位產婦產後剛好七天便被軍士們輪姦了，但不知道的確不的確。的確的有一件事情是這鎮上的南街，有一位姓查的寡婦，年紀四十歲了。她的丈夫

王景陽已經早死，她自己開了一家雜貨店過日，大兵到了，外面風聲很緊，鎮上的人大都逃走了。只有她想逃又捨不得丟了產業，想不逃又聽說軍士們的蠻橫，怕失了她的貞節她想頭無路，只得閉了門吊死了。

P先生娓娓地對我細說了一遍，他的聲音是很沉抑的。在茶店裏的本來是很陰鬱的空氣中，又聽着他說這一番話，聽的人大家都很注意，都像有無限的感慨的樣子，但我自己總覺得很淡漠。我覺得商橋的兄弟是懦弱得連兔子也還不如的人，他們有膽量跳河尋死，爲甚麼不回頭與軍士們決一死鬥呢？秀才被拉夫，也並沒有甚麼特別可以令人不平的地方，被拉了後，秀才的的確確還是秀才。罵秀才老爺的那位兵士我倒覺得很說破了一個真理呢。世間上有多少人，稍微有點身分，便甚麼苦也不想吃了。須知吃了苦後，身分還是還你身分呀！中國的兵在拉夫的時候能夠

專拉有身分的人，那嗎我們中國便會有希望了。管他大總統也好，大執政也好，大元帥也好，大家來拉拉大砲，恐怕中國不會糟到這步田地，中國的兵也不會糟到這步田地罷？產後七日便被輪姦的產婦，假使真果屬實時，也要親自聽她的哀訴，才能動人。便是自縊的查寡婦也覺得有些不近人情，她臨死時的那種心理從何處聽來的呢？我怕她是受了污辱之後，憤而自盡了的罷？假使是這樣時，這人倒很貞烈可風了。

P先生說了好幾段逸事，但他最使我感動了的一段是說到夫子搶食的事情。

他說：陰曆八月初七，大橋下到了好幾隻船由第五混成旅（陳調元的兵）拉來的夫子。船一靠岸，他們便蜂湧上來，遇着街上有賣的食物便五搶六奪地撈到口裏。夫子都是江北人，有些不曉得糟豆腐是甚麼的，把糟豆腐抓到手裏，問聲這是甚麼，話還沒有落腳，已經塞進口裏去了。見茶食的搶茶食，見豆糰

的搶豆渣，他們就好像一潮餓鬼一樣，聽說已經有兩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那時候天氣又熱，他們關在艙裏兩天，大小便都在艙裏拉，身上的臭味真是令人不敢見駕。有的是因在廠篷船上的，手縛手背剪着，白日受太陽，晚來受夜露，又幾天沒東西吃，弄得生着病的也很不少。所以船一靠岸，他們便都劫搶起來。

P先生一面說，一面還做些手勢來形容，在他是很像感着些滑稽的情趣，但在我聽來，涎潛潛地幾乎奪眶而出了。蜀山鎮上的商家受這些夫子們的搶劫，我想來所損失的總不及他們替丘八老爺辦糧台的萬分之一罷？這些夫子也是人，他們受了拉，還要受這樣的虐待，要這纔真正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呢！陳涉吳廣他們也是秦始皇的時候拉的夫子，他們終竟把天下推翻了。現在的夫子裏面，就只有囫吞糟豆腐的人嗎？

在茶店裏坐了半點鐘的光景，P先生又引着我

們出去。他在保衛團的辦公處去叫了一位護兵，提起燈籠照着我們前走。鎮上的人都在投一些驚訝的眼光在我們身上。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把我引到甚麼地方去的，我只是跟着他們走。走進一條窄街裏，P先生指着一家閉了門的舖面給我說，這便是查寡婦的店子了。我看時也很淡漠，實在沒有感受一些兒悲哀。

他們還在走，把街道走盡了，走到黑漆一團的曠野裏去了，究竟是要往那兒去的呢？路旁間或有兩三人家由護兵的燈光照耀了出來，牆壁都是用破陶器砌成的。聽說有個影戲公司在這兒來攝過影片，把這兒的人家作爲了貧民窟的標本。

他們正在走。途中還有低低的鐵線存留着。P先生說這便是戰時的軍用電線了。

他們還在走。到底是往那兒去的呢？

Orion 星低低地現在我們的對面。

左手有一團隱然隆起的黑影，聽說便是蜀山。

曠野中除同行者的腳步聲和話語聲外，甚麼聲音也沒有。風也沒有。

走到一座建築的門前，P先生和同行的諸人都把腳停止着了。我看黑漆的門上有一道橫匾，寫着“東坡書院”四字。——哦，原來是引我來看名勝的嗎？護兵叫了一陣門，叫不開，沿着牆腳繞向後邊去了，P先生却用力把門推開了，我們便跟了進去。

好像一個薄有樹木的中庭，當中有一個小小的池子，我們從池上的拱橋走過，走進一道門槽，又是一個天井。上面便是正廳，左壁的側門裏有幾位先生迎接了出來。原來這裏面是一座小學校呢。校長是一位姓呂的先生，很誠懇地又引我們進側廳背面的辦事室裏去。呂先生把我請在一把上位的太師椅上坐下，正襟危坐地和我對話起來。我把來意說明了，轉向他請教。他謙讓不遑地總是不肯說。我說，我們這

次來調查，時間本是很匆促的，地方情形不甚熟悉，言語又不通，所以覺得有種種困難。單靠我們自己直接向鄉間去探訪觀察，恐怕掛一漏萬。所以我們希望的是要地方上的智識階級幫助我們，或者是個人談話，或者是私家記述，我們很想多多採納，以補救我們的不足。呂先生也很讚獎了一遍我的這層意思，但他只允許以後記錄些出來，他總謙讓，一些也不肯說。我看他老先生太拘執了，我就不好再免強了。

出乎意外的是話到臨終的時候，呂先生突然向我提出一個要求，要我明天清早對他的小學生們講演一遍！哦呀，這却把我苦死了！我是最怕上講台的人，講演得淺些呢，覺得徒費時間，講演得深些呢，聽的人又怕不懂。我講演過好幾次，便失敗過好幾次，聽的人對於我的說話總是生不出趣味來。我覺得我自己終是不配做戲子的。這回回上海也有一兩處要叫我去講演，但都被我拒絕了。講演得好，自然可以

出一出風頭，但講演得一不好，不免也要在人面前丟一次面子。這也是一種算盤主義，所以我總不高興在人面前講演呢。啊，不料走到蜀山來，竟不免要遭此一劫！我也學着呂先生的謙讓不遑，我推說事忙，明天清早一早要上船，無論如何不好承認。呂先生只要求講二三十分鐘，最後讓價到五分鐘，我心裏還在作難，同行的幾位先生都從旁勸誘，全平和寒冰竟私下對我說：這是一種交易，你不講演，他便沒有記錄給你。這時候呂先生已經退出辦公室去了。我也馬馬虎虎的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

呂先生又進室裏來的時候，我先向他告辭，同行的人便一同起身，呂先生在前面引導着。我以為他是引我們出門回船去的，還向他謙讓了好幾次，過一次門便謙讓一回，最後他竟把我們引到一間樓房來了。啊哈，我到這時候纔明白了到東坡書院來的目的。原來 P 先生在飯館裏寫的一張名片便是報告呂先生，



教他替我們預備下榻處的。殷勤的呂先生竟把教職員的舖位讓給我們，他們自己去和小學生們同睡去了。啊，使他們費了這麼大的苦心！我想起來時的暴謾，連一句攪擾的話也沒有說，又想起上樓時的滑稽的推讓，不禁有些面熱起來。啊，不該使他們費了這麼大的苦心！我這場講演無論如何是免不掉了。沒有法子，只好準備一些。

樓上共總有四尊床，剛好夠我們四人的下榻。P先生自行回他家裏去了。樓的前面是一帶門窗，窗下陳着兩條長桌。壁上貼着許多課程表和成績表之類。我要預備講演的腹稿了，但不知道講演甚麼的好。我自己又一本書也沒有帶來，我究竟講甚麼的好？長桌上放着一些書籍，我在洋油燈下去檢看那些書籍時，發現兩本“辭源”，幾冊“教育雜誌”，還有好幾本創造社的書，我的“女神”，“茵夢湖”，“少年維特之煩惱”，都在，有半年的“創造週報”（自二十七號至五十

二號的)已訂成樸素的洋裝了。

找不出一個東西可以做我講演的材料的，我心裏着實有些着急。到底講甚麼好呢？想講些文學，但是向着小學生怎麼好講文學呢？想找點蘇東坡的逸事來講，但搜索了一陣枯腸，除去“毀契還宅”的一件事情而外，甚麼也不記得。我心裏着實有些不安起來，好像當學生的時候明天便要受試驗的一樣。

——啊，我感謝你法藏寺內的蠟人先生！我感謝你達爾文先生！

我在房中步來步去的時候，突然之間回憶起“爲甚麼要少吃東西”的那段講義來，更聯想到達爾文先生的一段逸事。

——啊，我感謝法藏寺內的蠟人先生！我感謝你達爾文先生！

我的講演的題目定了，便是“達爾文先生的一個逸事。”但是要講達爾文，至少達爾文是生在那一年，

死在那一年的，也應該說一說的了，但我自己連自己的生庚年月也還記不甚清楚的人，怎樣能夠記得達爾文的年譜呢。但在這兒很感謝編纂“辭源”的諸位先生。我在“辭源”上翻了一下，查出達爾文是生在一千八百零九年，死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除此之外我還查出了他是以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週遊世界，研究了赤道上的生物，以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折回英倫的。他的種原論是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啊，單是這幾個數字也可以翻出一篇大文章了！

如是如是，這般這般，我的講演的腹稿便隨着我入了睡鄉。

• • • • •

一覺醒來，已經是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了。相隔已經整整三年。三年前的舊事已經渺渺茫茫了，不消說我這篇文章是不能再續下去的，但我想也沒有再續下去的必要。往年軍閥私鬥的宜興，而今已經成爲農民革命軍的戰場。假使我是有再到宜興的機會時，這新的戰痕倒值得我來紀述。這篇到宜興去的紀行文，就儘牠這樣成一座未完成的塔罷。不過我在這兒應該要加一點註解的，就是達爾文的那段逸話。

外國人在午後三點鐘的時候，照例是要用茶點的。

達爾文家裏請了一位新的女僕，到了要用茶點的時候，走進達爾文的書齋裏去，只見達爾文先生一面敲着書案，一面口中唸着：

“Don't you eat cake! Don't you eat cake!……”

(你不准吃點心!你不准吃點心!……)用我們

東方的話來形容時，就好像和尚在唸經的一樣。這把那女僕驚駭了，匆匆忙忙地跑去報告達爾文的夫人說：

——“先生瘋了！先生瘋了！”

這把達爾文夫人也驚駭了，匆匆忙忙地跑到書齋來一看，不消說達爾文先生還是在那兒唸經。達爾文夫人不禁大笑起來。她把女僕的誤報向達爾文說的時候，達爾文也不禁大笑起來。

原來達爾文先生是有胃腸病的，凡有胃腸病的人最忌吃點心，然而也最喜吃點心。達爾文先生自己克抑着自己，所以每到用茶點的時候，他要給自己一個警戒。

這是一段很好的克己的修身講話——我在這兒用了這“修身講話”四個字，朋友們，你們不要便把這段逸事忽略了罷。這雖然是小小的一段逸事，但牠的關係是很大的。我們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在他五

十以後纔發表出來的。假使達爾文沒有這麼堅苦的克己功夫，他不幸在五十以前便短命而死，我想，我們世界文化的進展上是要大受影響的罷？

我覺得在這兒應該追補的<sup>1</sup>就只有這一點。其他和這篇文章有關係的，有周全平君的“箬船”（將來或許要成一小册子的）和我下面的“尙儒村”一篇。

· 作者補記

## 尙 儒 村

去年十二月初一發起調查江浙戰禍的時候，我同全平擔任了調查宜興的一路，所有調查的報告已經由全平寫出，用不着我再來費事了。

我們於宜興，前後算費了一禮拜的期間，所有宜興鄉下，太湖沿岸的戰地大都踏查過了。奸淫擄掠的傳聞，焚毀殺戮的遺跡，凡經我們探聽得來，或實地查訪過的，本也書不勝書；不過我要說一句天理良心的話：我在調查期中，除去認真的起過一次悲感之外，我對於這些所謂“江南的慘禍”，實在是淡然漠然的。我所以這樣淡漠的原因，諸君，你們暫且不忙罵我是冷血動物罷！這樣的戰禍，自從民國以來，已是

司空見慣，原不限於江南；而釀成這種禍患的原因，並且一多半是應該歸罪於我們國民自己呢。我們中國現有軍閥和他們的爪牙，不消說是禽獸不如，罪惡通天的，但他們不同一是我們中國人嗎？我們全體的中國人，把軍人的一部分除開了的，又是怎麼樣呢？兵隊來了，有錢的請外人的紅十字會來貼張保護的封條，沒有錢的便趁火搶劫；兵隊走了，又要到隣縣或者隣村去蹂躪去了的時候，大家又放些花砲來送行。好像鄰人的悲哀是值得他們恭賀的樣子啊，南翔和真茹等地，被齊燮元的大兵燒略殆盡的時候，南京城的紳士不是正在準備着替大帥辦凱旋會嗎？

有這樣的國民，有這樣的軍隊，所釀出來的野蠻的成績，本是在誰的意想中也能預料得出的。對於意想中所能預料的事體，誰個還會起甚麼特別的感觸呢？

不過我說我認真起過一次悲感的，那的確也是



一個例外。

是十二月初五了。我們從次湖走到懸腳嶺去，翻過懸腳嶺便是浙江的長興地界了。

交界的地方有一個隘口名叫東川界，那在古時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方。從那隘口下去便是長興的尚儒村。全村不上一百家人，四圍都是山村了，就恰好在鍋底裏的一樣，一望都是竹林，但那幾百株的竹林，幾乎每根每根都中了槍彈，有的攔腰折斷，有的斷了頭，有的穿了孔。路旁間或是些喬木，身上的彈眼無處在一百以上。我們那天上午走到這尚儒村來，蒙一位從前在南京建業大學讀過書的王家翰君招待我們在他家裏。他的叔父，一位很誠樸的鄉老先生，向我們說出了這麼一段往事。

他說：他們村上是八月十二開火的，足足打了九天。浙軍是十八退的兵，四山的蘇軍不敢下山來，還空放了砲彈兩天兩夜。

在他們村上浙軍只有一營人，四山的蘇軍無慮有一萬以上的，以這樣衆寡不敵的勢子，兩方在這兒支持了許久。開火以後蘇軍的砲子真個是像下雨一樣，晝夜都不止息，但是所打死的浙軍呢還不上十個人！連受傷的還不上二十個！就在這陣亡了的軍士裏面可惜死了一位薛連長了。那是十八的一天，浙軍已經退了，薛連長帶了他手下的兄弟也退到了五里路外的張塢，但他又折轉了來，他因為村上的人還有多少沒有退盡，他要來勸他們火速退，他要來做最後的殿軍，保護退出村的百姓。——

王老先生說到這些地方，就好像要流眼淚的樣子，我以下直接用他自己的話罷。他說：

“你看，這是怎樣的一位好人！這在現在的軍人中也就是難得的，況且還是在火線上的呢。可惜天老爺不開眼，端端這樣有良心的反要丟命！他到村上來，挨家挨戶地勸我們，叫我們趕快逃，趕快逃，他

說：‘我們沒有法子，奉了長官的命令，都退了兵了。我們一退，蘇軍一定要下山來的，那你們百姓就要喫大虧了。’他這樣家家去勸人，有時候作起揖來奉勸，但他那曉得在村上走着的時候，一個流彈子打來，便打穿了他的胸膛呢……”

王老先生極誠懇地，一面說，一面形容，他說得溼漉漉地含着眼淚，我也聽得溼漉漉地含着眼淚了。

的確的，這真正是一位好人，一位出乎我的意外的好人，我們誰個都是異口同聲地斥罵軍人的橫暴，軍人的野蠻，但誰知在萬惡的軍人之中却纔有這樣的一位連長呢？

這位連長的墳還埋在尚儒村上，我請王家翰君作鄉導，特別去弔望過來。一片蕭條的竹林之中，一坯新壘的黃土，碑記也沒有，甚麼也沒有，我立在他的墓前，禁不着把帽子脫下，把頭低了半天。

朔風蕭瑟，  
我來弔英雄之墓，  
芒鞋穿過竹徑，  
遠望見一抔黃土，  
令我傷神。

聽鄉老話戰事當時  
尚儒村的四山  
佈滿了江蘇的軍士，  
江蘇的軍士  
多比那四山的松枝，  
激戰的晨光  
真真是彈流如雨。

我今日來目觀戰場，  
無慮有數萬株的木竹，

株株有無數的彈傷，  
或則劈頭斷折，  
或則攔腰穿貫。  
更可憐路旁的高木，  
竟不止身吞百彈。

啊！少數的浙軍，  
在此竟支持月餘，  
傷者僅及廿人，  
死者不盈十指。  
這是浙軍的勇戰可嘉？  
還是蘇軍的猛攻僅同兒戲？

八月十八日的清晨，  
浙軍接到了退師的命令，  
全部的軍士已經退出了尚儒，

尙儒村的居民也將次第退盡。  
在那時聽說你也退到張塢，  
但你又折回了尙儒。  
你關心着村民的死生，  
你要來盡最後的保護。

你走到一家家的門前，  
向着尙未逃避的人們奉勸，  
你說：“我們是奉了長官的命令，  
不能不火速退兵，  
我們退了，蘇軍定要下來，  
你們也快請退呀，  
快向四方去逃命！”

你帶領着手兵幾個，  
儘在那慘淡的村上巡邏，

但誰知一個無情的流彈飛來，  
竟打穿了你的心窩！

啊！你是一個模範的軍人，  
竟如此爲匪兵擊死！  
你死在這僻遠的山間，  
有誰人知道你的勇義？  
啊！但是呀，你怕也不求人知！  
你求的不是功名，  
你求的是不欺自己！  
你自己是求仁得仁，  
你自己是雖死不死！

這位薛連長名叫振興，不知他是山東人還是直隸人，死的時候只有三十多歲的光景。他有妻子還寄居在湖州，聽說將來要搬運他的屍骨去的。

尙儒村裏的人說：即使他的妻子就不來，他們也要替他改修墓表，還要替他建築祠堂。

就這樣，我們這位義勇的連長，快要被尙儒村人神化了。

是的，他就受了神化也是沒有媿色。

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 百合與番茄

上

朋友C君又有信來了。

“我現在真變爲了一個市儈。我爲生活關係，不能不就一職業，而此職業之名目，乃是東大農場的營業主任——其實好聽些說叫主任，直說便是店裏的阿大。並且現在店還未開，籌備就緒時，大概要在一月以後。

這兩天我幾乎每時都想到哈同路來，無奈這阿大的責任非常繁瑣，竟抽不出空。並且我前次要寫的一篇小說，祇寫了七頁，也就不能繼續了。又細碎，又麻煩的事件，每日每時都堆在身上，要待我處理。這處理，好像楚項羽穿繡花針，當然是心焦而不易見效

的了。

我住在吳淞路益壽里一四九一號。同住在上海，應當可以天天見面了，然而不能。至少要等五十天，店務已經順手，纔能抽出我自己。

仿吾這兩天住在家中麼？我極想着看他……”

這封信是初二的晚上到的，我得了信後，便想立刻去訪他，但恐怕夜間不容易找着他的住所，我只得暫時遏勒着了。

回溯去來，怕是三月以前的事罷？有一天晚上，我接過一封很重實的掛號信，開封看時，是一篇創作的投稿。我自從從事於文筆以來，所得的外來函件，無慮日有四五次，外界的出版物雖也是雨後的春筍般的暢發，但我總覺得身之內外，只是非常的寂寥。我當夜把那篇創作讀了之後，我這個沙漠中飄泊着的駱駝，突然在自己的眼前發現了一株青翠的樹影，我的樂意便立刻嗾使了我寫了一封信去回覆——可

以說是感謝。這便是我和C君兩人的交際史的第一頁。自此以後，他陸續寄了許多創作的稿子給我，寄了許多信函給我，我從這些禮物之中，得知他的性格，得知他的生涯，得知他只是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是從一個農業學校畢業。他起初是久困在失業之中，後來他的信是從浦東寄來，他在浦東的東大農場覓得了一個小小的噉飯地了。

雙十節後第四日的午後，我正和一位新從東京回來的朋友談說地震的情形時，門環一響又進來一位新客：中等的身材，穿的是西裝，戴的烏打帽，臉是赭黑色的，上唇是微微有幾分反上，眼裏含着一雙黝黑而靈活的眸子，步武之間微聳着肩頭帶有幾分健氣。我一眼看時以為是日本人了。他走進室內和我握手的時候，纔說便是C君，我的驚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C君，這位是纔從東京回來的F君。

——日本這回地震真是亙古未聞了。C君開首這麼說。

我說：剛纔F君在說，地震劇烈的時候，他在街上連脚步都不能站穩，只得在地上匍匐，看着看着，地面便崩裂了，房屋便倒坍了，四處都是火災，他有好幾天沒有吃飯。

C君說：我們中國人受害的還不甚多麼？

F君說：受害是難免的，現在可還沒有確實的調查，最可怕的是地震後日本人虐殺朝鮮人，連我們中國人也免不脫他們的狂怒。我們中國學生都不敢出街，我自己便受了好幾次的危險。

——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像朝鮮人嗎？還有別的緣故吧？

——相像是最大的原因，因爲當時有一種謠傳，說是地震時的火災都是朝鮮人和主義者放的火，日本的甚麼青年團，甚麼自警團，簡直成了狂犬一樣，

朝鮮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勞動者也死的不少。我親眼看見有一羣日本的勞動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兩三名警察護送到甚麼地方去拘留，路上遇着一隊青年團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腦，便把一大羣的勞動者打死在街上。

——這真是慘無人道！我們中國的富翁們有多少榨取來的剩餘的汗血錢去救濟一些狂人，倒不如買些香帛來化燒給這些慘死的亡魂了。

C君回頭又問仿吾在不在家。我說：因為他有一位胞兄到了上海，他這幾天都要往旅館裏去，說不定晚上會回來。

C君說他隔兩天便要回他的南翔鄉下去的，他此次來上海，是因為農場方面派他擔任營業部的事情，要在虹口找房子，大約十一月的初旬他便可以來上海，我們便可以長聚了。他因為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他一位在女塾讀書的妹子，我們還談了些

餘事，約定明日再會的時期，便匆匆告別了。F君也是同C君一道辭去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他第二天來時，與仿吾兩人對飲傾談的情狀。仿吾是木訥寡言笑的人，但當他一飲了酒，微微有些醉意的時候，他的談吐如向開了閘的流泉，他的笑容就好像一枝洋燭的頽蠟一樣，幾乎把全身都要溶化下去。他們談到文藝，談到婚姻問題，從中飯時分談到上了電燈，從中飯時分也一直飲到開了晚飯，他們還在手不停杯，口不停談，足足把一大瓶三星牌的白蘭地喝完了。我看他們也的確是很有醉意了。

仿吾他本是婚姻的失意者，他從小時便停了婚，他在日本留學的十幾年中時常為這件事情所苦。但他前年回國後毅然把婚離了。聽說他的未婚妻不久也就病死了，他至今也還隱含着一段悲哀，我們讀過他“海上的悲歌”一詩的人，大概可以窺破他的心坎

了。最可笑的是他有一次把 Ernest Dowson 的“Vain Hope”詩譯了(便是‘創造日’上的‘無望的希望’),他的譯稿上只寫了一個標題,並沒有寫明自從甚麼人譯出的。我因為詩中的悲情和他自己的身分太相近了,有一天清早我發現了他的譯稿的時候,竟誤以為是他自己做的,我也很感傷地做了一詩來和他。我的詩是:

讀了我友人的‘無望的希望’,  
令我內心之中感受着無限的淒涼,  
他說,雖是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他要追求個幻美的處子,走去跪在脚旁,  
不過他是這樣的希望呀,  
終只是無望的希望。

我也懷抱過這樣的希望迷離,

我也追求過百合花的處子；  
可如今她的花時過了，  
只剩着一片片的很瓣參差，  
我只如蟻地跪在她的脚旁，  
永替她運積沙泥。

啊，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薰風吹不破這寥寂的荒郊。  
朋友呀，我們原只是一樣的悲哀，  
雖則是兩樣的情調。  
你好在還有無期的希望縈懷，  
我只得運積沙泥到老。

我把這首詩做好了，把給仿吾看時，惹得他好笑。他說明了他的是譯稿，連我自己也好笑起來。——這麼一場悲喜劇，時常是我們的一粒笑種，我們一提



起來，總要笑得一個落花爛。

C君當晚也說他自己是失戀的人。他有一篇小說：敘述一位老人在年青時候眷念一位身分不相同的女友，他在一次聖誕節的晚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戀人，但他終不敢付郵，只永遠藏在自己的筒中；他一直獨身到老，都不能忘情那位女人，每到聖誕節來，他便把那封舊信取出，私自念着，沉沒在一個美妙的幻想裏。他這小說的內容便是他自己的已往的前塵和將來的後路。他說：他有一姐一妹和他一樣，是矢志獨身。他有一位哥哥便因為結婚的失意，永遠在四方流浪，周年四季，總不知道他的蹤跡。他是全無消息，向他的朋友們寫信去問也得不到着落。但一到了年底，他又飄然回家，和父母團年。新年一過，他又出去放浪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是小時定了婚，但這未婚妻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既無知識，又不肯向學，他的兄弟困於父母的情面又不能離婚，打算取不

解決的解決態度，永遠不舉行婚禮了。

我們聽了他這些話，只覺得觸着自己身上的痛瘡，我自己是無話可說的人，我看見仿吾迷着兩個醉眼竭力向C君勸說，要他早早替他兄弟和未婚的弟妻設法，要快刀斬亂麻，免得使有望的青年因此頹喪了銳氣，免得他們到老來永受痛苦。仿吾的話是非常在理，但是在仿吾不幸的幸處，是他是幼年喪失了父母的人，所以他的快刀比較容易把亂麻斬斷，而他自己尚還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悲哀。說到有父有母的人，情節又是兩樣了。啊，舊禮制的消除，一半要在老人們自己的覺悟，為父母的人想來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女的，何苦為虛榮俗議的顧慮，而坐視自己的兒女永受炮烙之刑呢？

他兩人喝得都有幾分不能支持了，已經到了八點鐘，C君還在說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妹子去，因為他昨天沒有去成。

隔了五天的光景，C君又來訪問我們，他是纔從南翔來，立刻又要過浦東去了。他說那夜回寓後吐了一夜，回家去更睡了兩天，想寫的兩篇小說終竟沒有做成。他趕着要過浦東，談不多時就告辭起身了。走時，他還申說十一月初旬定可以來滬，我們可以長聚。

中

十一月的初旬他果然來了，但他信上說至少要五十天以後纔能和我們見面，他們怎能忍耐得呢？所以我接了他的信後便想立地去看他，但我終怕在上海找路，向上海人問路就好像向菩薩求靈，他們有的全然不顧，有的還故意把你向錯的方向引去，況且又在夜間，所以我也只得邊勒着等待明日了。

從哈同路上車一直坐到北四川路。在老靶子路附近下了車。我不知道吳淞路在甚麼方向，我下車的

原因實在是伊文思書店引誘我的。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書店漁獵”是我們學生間頂有趣味的一項風習。下課沒事便走到新舊書店裏去徘徊，不必是因為定要去買甚麼書，只是如像女人們遊玩公園，上海人上遊戲場一樣，完全是出於一種消遣。在書店裏巡覽書名，或者翻翻目錄，遇着有好書的時候，有錢時便買他一本，沒錢時便立着讀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書。無拘無束的精神，如像入了 Panorama 的畫室一樣。纔看見阿拉伯的隊商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見探險家在北冰洋上探險。纔看見羅馬軍隊入了埃及的首都開羅，逼死了絕世的美王 Cleopatra，又看見太空中無數的星雲在構成新星系統。人體的細胞在和細菌作戰的時候，火星的人類又在謀侵略地球。Fichte 纔在草告德意志國民的書，愛因斯坦已經在向日本人講述相對論了。Pompeii 的居民在火山未爆發以前正在戲場中看戲的時候，赤色軍已經佔

領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大革命……一切實際的非實際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曠古的或未來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開在我們面前，使我們時而興奮，時而達觀，時而悲，時而喜，時而憎怒，時而愛慕，時而冷笑，時而自慚，時而成為科學家，時而成為哲學家，時而成為詩人，時而成為志士……超絕時空的靈魂的冒險，情緒的交響曲——

但我回到上海來已經半年，上海的大小書店於我只是些破紙箋，把我的漁獵的消遣久已消滅了。伊文思書店雖然我知道他的西書頗多，但我因為路遠究竟一次也還不會去過。我在電車上突然發現了伊文思的招牌，我的漁獵慾便促着我下了車，我便跨進書店去，想享受我半年以來久已忘却了的一種快樂。我剛進書店裏在一處書欄前立定，一位西崽便突然跑到我前面來問我想買甚麼書。我說：“你等我看一看再說。”他兩隻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會，又纔走

向別處去了。哈哈，你像把我當成了扶手！我這天穿的衣裳是我在日本穿了十年的一套嗶嘰制服，上面套了一件前年在上海縫的十二塊錢的雨衣，穿這樣裝束的人要進西書局，怕是僭分了罷？我心中雖然感受着隱隱的不平，雖然感受着受了侮辱的憤恨，但是我也佩服做西憲的我們的同胞畢竟能忠於職守如此。

其實我有一種惡癖，很有難於在太陽光中對人說出的苦處。我走入書局，有時每要冒犯一次道德上的危險——更說明白些罷！我有時每要起一次偷盜的心腸！這書是好，但是價錢太貴了，率性……把他拿回去罷！已經插在書架上的書又取在手中了。強盜！強盜！心臟跳動起來，臉皮只是無端地發熱，左右一顧，世界好像更暗淡了些。甚麼！眼前的這一些書籍不都是一些贓物麼？藝術家思想家把他們的心血凝成結晶，異如像大自然把蒸氣凝成雨露，把光雲凝

成星球，這是萬彙所得共有，萬彙所得分受。資本家在貧苦人的身上榨取些血汗做成的麵包去，把他們換了，回頭又在我們的身上來榨取麵包。甚麼！我何嘗是強盜！這是我們應該共有的！這是我們應該分受的！我們向作者致謝就夠了，我們向掛印的工人致謝，向製本的工人致謝就夠了，我們爲甚麼要向資本家低頭，要另外把血汗錢向他們孝敬？書是寫來供人讀的，而資本家把牠捨去藏在書櫥裏。路是造來供人走的，而山寨的霸王把牠佔去要人過路的金銀。要書買們纔是強盜。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不是偷，我們是把強盜的贓物奪回公有……贓物握在手中，自己對於自己的行爲辯護，但是心總是跳動不寧，臉總是發燒不止，周圍的書籍中都好像睜出了人的眼睛，房頂都像要倒了，四壁都向人逼來，……沒有法子只得把書插回原處。啊，究竟是良心的裁制厲害——其實這何嘗是良心呢？習慣罷了！象

養罷了！鷹犬爪牙能搏能噬，原是牠們的本能，但受人們豢養而爲人們狩山守夜。我們是太受資本制度豢養慣了，國家嚴制法律以遏盜，我們妄造良心以自防爲盜，不都是慣受了資本家們的豢養，只在爲他們保全安富尊榮嗎？……但是，豢養慣了的，是不能翱翔的了。立在書架前，只好像一隻落水雞，抖一抖羽毛，又只得跛行而他去。

我這種性癖不知道苦過我多少回，假使我的教養（說高尚些）如不足時，我怕早在縲紲之中吃過好幾回稀飯了。其實認真想來，縲紲中的吃稀飯的人不惟不是歹人，而且纔是真正的人類。因爲他們的人爲的作僞少，所以一般的僞人便說他們是強盜了。請到火車站上去看那張貼出的扒手們的照片罷，犯罰的次數愈多，面貌的表情愈獸，他們是天國中的老虎與獅子的朋友。人是不怕偷，只怕不肯授。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在伊文思書店中忍着氣巡視了一回，可憐我強盜的性癖終竟抬不起頭來。白白出去好像敷衍不過，隨便問了兩本書：

——Yeats 的“Ideas of Good and Evil”有沒有？

——……沒有。

——Nietzsche 的“Ecce Homo”(音讀如‘也克火磨’)呢？

——“唉，口磨？”……當然沒有。

哈哈，當然沒有！連這兩種我自己書櫃裏也有的書你們都不知道時，你忠於職務的西崽喲！對不住你的洋主人，你們的書店在我看來仍然是破紙篋呢！我好像凱旋將軍一樣糾糾地推開了大門出去。

下

從老靶子路向東走去，穿出了一條大街，我發現了吳淞路三個字的時候，我真是快活。我只不知道益

壽里在那里了。問了許多人，有的只搖搖頭，有的只叫我南走，我從靶子路一直走到小菜場，每處巷口的名字我都看了，但總尋不出益壽里三字。幸好吳淞路還長，我的希望也不至於立刻便斷，但是我已早早起了一個決心，如再前走至蘇州河岸我都找不出時，我只好乘靜安寺路的電車回去了。吳淞路快要走完了，在西首走着的我突然看見一家門牌是一五二〇號，我知道目的地已在附近，就好像漫漫長夜中聽見了一聲雞鳴。啊，真不容易，我早曉得這益壽里就在外白渡橋近邊，我犯不着去多走一大圈的枉路了。退走幾步，果然發見了一個巷口，一家成衣店掛了許多洋服做招牌，把巷名遮住了，再向街心走幾步去看時，正是“益壽里的南街”。

啊，益壽里！你把我的壽命倒攪短了半日的辰光了。你這骯髒的程度，真有點像耶路塞冷的不淨門。你自己的壽命或許可以多添些，你裏面不是有不改

其樂的賢者嗎？

找到一九五一號了。矮矮的門楣，高我怕高不過兩尺。門面的黑漆已經變成黑灰。銅環好像是鐵製的一樣。啊，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丁，丁，丁，裏面走出了一個中年的人。

——C先生住在這兒麼？

——是。他請我進去。

兩樓兩底的樓房，正堂上堆了一大堆洋芋。走進側房，一間長條房間，裏面足足安了七張鋪位。當門一張飯桌，四條長凳，我便在這長凳的一隻上坐着。中年人叫茶房去叫C君，退回房中在前首窗下和另外一個年紀稍老的人談論些甚麼去了。默默的坐在室中，我瞥見了兩隻馬桶。我不知C君睡的是那一床鋪位，但是樸舊的程度七床都彷彿相等，我自己不覺慚愧了起來，我身上的衣裳好像還太穿好了的一樣。

五分鐘光景之後，我和C君同路往小菜場去。

小菜場上沿着文監師路一面第七個的弓形門下有個菜攤，那便是C君的聖壇了。幾個淺淺的竹籃放在綠色的木架上，紅肥的番茄（Tomato），蒼嫩的萵苣（Tettuce），紫色的蕪菁，粉藍的花菜……我好像看見一幅Cézanne的靜物畫。

C君之外還有兩位助手，他們都笑容可掬地表示歡迎。

C君張着兩臂說道：你可照顧我些甚麼嗎？

我頂喜歡吃番茄，我便買了兩磅。我照他說的價錢給了他，我却深怕他循着情面虧了他的農場——啊！這種公平的交易，這種尊貴的感情，我自有生以來只算起了這麼一次！……小菜場……Utopia  
……

——番茄準備幾時吃呢？

——就在今晚吃罷，你能不能來？

——好，我五點鐘光景來，賬目等夜裏結算。

——那嗎，我好再買一瓶白蘭地等你。

不見面時急於想一見，見了面其實也並沒有甚麼事情，有人要說我們是孩子氣，我們是甘受的。

另外還買了些蒿苳，兩匹銅盤魚，C君把我送到蘇州河畔，我便乘上了三等車回來。默坐在車中沉沒在感興的陶醉裏，我眼前的世界好像都蒙了一片玻璃。C君喲，我感謝你，使我今日的生活這麼充實了。

我知道以服賤役爲可恥的人，或者會鄙夷不屑你。

以服賤役爲可憤的人，或者可爲你做出一篇罵世的長文。

以服賤役爲可悲的人，或者可爲你流些傷感的眼淚。

以服賤役爲可惜的人，或者可爲你謀一相當的位置。

但是，C君喲，請你恕我！我總覺得你只這麼好了，只這麼做一輩子的店阿大不要更事他求。勞動是最神聖的！

打草鞋的不是莊周麼？

磨鏡片的不是Spinoza 麼？……

車過外白渡橋的時候，瞥見黃浦江中的濁流，洗滌在皎潔的秋陽光裏，隱隱也帶着幾分內省的情調了。

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夜

## 亭子間中

一座小小的亭子間，若用數量表示時，不過有六個立方尺的光景。北壁的兩半有兩扇玻窗，西壁的正中也有兩扇。

M便在這兩窗之間安了一座年老的方桌，朱紅的油漆已經翻成赭黃色了，四邊都滿帶着用小刀截過的傷痕。這是他在兩月前初從海外回國時向友人借來的。

一座六立方尺的亭子間中除去這方桌所佔的位置之外，所餘的空隙已經沒有了。

南壁的東半是一扇門，西半和西壁夾成的一隅，從樓板一直高齊屋頂，堆積着一大堆西書。

東北角上捲放着一捲被條。

這小小的一座亭子間便是 M 的書齋兼寢室了。

M 是睡在地板上的；朋友們怪問他，他說他是在日本住慣了，所以回國來也覺得席地而睡的舒服——其實他是沒錢買床。

四圍的白壁上沒有絲毫的裝飾，只有兩處的玻窗旁有前人用舊了的白紗窗帷，是揭開着的。

M 面着北窗，坐在一隻與方桌同年的赭黃色的板凳上。

他在譯讀愛爾蘭文士 Syngé 的戲曲集，他的腦經充滿着了叫化子的精神。

他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青嗶嘰的學生服隨處都已現着有幾分翻黑的銅綠的，鍍金銅的扣上，交叉着兩枝櫻花，上面有一個“大”字，這顯然是日本的國立大學的制服了。



他一人兀兀地坐着，脚下夾着一個土缸做的火鉢——這也是仿照日本式的。他的兩手伸在膝間，不住地在把鼻涕收吸，收吸的間歇大概有二分鐘的光景。

他讀倦了。頭腦漸漸隱痛起來——這是碳酸瓦斯中毒的徵候了。

他順手把西窗推開，對面鄰家的亭子間便現到眼前，相對稱的窗眼恰好正對。兩窗的距離不過六七尺的光景，中間隔一道與窗眼下緣等高的尺餘寬的粉牆。

突然間一種小說般的結構躡進了他隱痛着的腦裏來了。

——假使那邊剛好住着一位女子，不消說要她年青，要她貌美，要她不會愛過人。更假使這邊也住着一個同樣的青年。

——他們兩人對門居住着，心識久了，不知不覺

之間便生出了愛情來了。

——待到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幻想到這裡時，便把自己所坐的板凳舉起來，伸到窗外去測量窗口與粉牆的距離。板凳太短了，達不過牆頭，大約還爭差一尺的光景。

——但這一尺的爭差是很容易想方法補救的。大胆一點的人不是一腳便可踏上牆頭去嗎？那時候的人是最膽大不過的。

——亭子間的 Romeo-Juliet……

這以下的結果是悲劇呢？是喜劇呢？但他因為腦子痛，沒有再想下去了。

他回過頭來，俯瞰着北面玻窗外的景物。

一道竹籬隔成了兩個世界。

竹籬的那邊是兩家很精巧的華美的洋房。籬畔的落葉樹和長青樹，都悠然自得地顯着入畫的奇姿。

平坦的淡黃的草園，修飭的淺黑的園徑，就好像一面很貴重的獸毯一樣敷陳在洋房的前面。

紅的磚，綠的窗櫺，白的欄杆，淡黃的瓦……

——哎，畢竟是西洋人曉得享福一些，那壁爐的烟囱頭上湧出的淡紫色的烟霧嚟！

竹籬的這邊是一片空地，瓦礫縱橫的空地，有幾座荒墳聳立在那兒，墳上的茅草已經翻黃了。

空地的正中處有三個工人在那裏平墓。

M俯瞰了窗外的景物一下，他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三位平墓的工人上來。

他的頭腦依然在隱痛，他便決心下樓去，想去看他們。

他下樓來了，亭子間下的等大的廚房中，他的夫人在灶旁剝胡桃，兩個大的孩子站在旁邊，背後一隻舊籐椅上立着個兩歲光景的幼兒，時而吐出不平的

呼叫。

他走進廚房裏去了。

——在剝胡桃嗎？做甚麼用？

——今天不燒飯，中飯吃年糕呢。

——好極，好極。

他說着把幼兒抱在手裏了；在他走出廚房門的時候，又回頭去問他的夫人。

——C君（寄居在樓下的M的友人）還沒有回來嗎？

——還沒有，吃年糕怕不能等他了。

——不等也不要緊，他在外邊一定會吃了飯纔回來的。

他說着又把後門打開走出空地裏去了。

是昏濛欲雪的天氣，四處的洋房都寂立在微帶黃色的空氣中，吐出的漫散的煤烟就好像與天立

着的工人們口中的呼氣在比賽的光景。

三個工人寒洩洩地在墓上工作。三個只用着一把鶴嘴鋤，兩人輪流着剝墓上的磚衣，一人時而下坑去拋出剝落的磚屑。

墓是雙棺的，外面的土衣早已挖去了，周圍成了一個兩丈見方的土坑。土衣下的一層石灰衣也只剩得一些痕帶了。單是這石灰衣的厚度也怕有兩尺的光景。露出的磚槨還是五層的磚塊砌成。這當然是有錢人的古墓了。

磚槨的前面是已經開發了的，露出兩個空窿的黑洞就好像枯髑髏的額骨下的兩個眼窩。

棺材也沒有，甚麼也沒有了。

——啊，這兒也是一對 Romeo 和 Juliet！

M抱着幼兒站在坑坎上，看着有力而鋒銳的鶴嘴鋤，很爽利地啄食着古墓的磚衣，他心裏禁不住這樣嘆息起來：

——這當然是有錢，而且是有兒女者的墳墓了。  
這至多怕也不過兩百年，或者連百年也還不足罷？

——他們在百歲之前，想來必定是享過幸福的人。他們即使不必便是由戀愛而結婚，但他們已經生兒育女了，想必彼此也是有些相當的愛情的……

——但是，他們的幸福呢？愛情呢？兒女們呢？  
……

“昔年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M生出一種淡漠的感傷，他竟把李白的這兩首詩低低地嘔吟了起來。

——人力的空費！材力的空費！

他的心機又轉變了。

——假使這些磚土在百年前是修成了一道橋呢？

——假使這三人的苦工的勞力是用來替考古學家挖掘地層呢？……

——啊，但是終是一樣的，終是一樣的！

“Ourselves must we beneath the Couch of Earth  
Descend-ourselves to make a Couch——for  
whom?”

他又默念起他所喜歡的莪默伽亞謨的詩來。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真的，我們人世上有那一樣東西不化成了  
塵土的呢？冰河時代以前的恐龍，近代人的袁世凱！

——自有人類以來不知道有多少年，我們所踏  
着的地球的這件衣裳，恐怕沒有一方寸不是人的血  
肉構成的吧？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他低低地嘔吟着又走回他的寓所去了。

他的夫人仍然在廚房中剝胡桃。

他走進廚房裏去，隔着北窗再把平臺的三位苦  
工凝視了一會。

他好像自言自語的一樣說：人的精力就是那樣地空費！

他的夫人也抬起頭來了。

他看着她，十分嚴肅，而且十分感傷地訴說了起來：

——我們再隔二十年，也怕已經化成了泥，我們的墳墓也怕是那樣在被人平沒呢！

——是呀，人生終是這樣，不過總要活得有點意識的纔好。

他夫人這句話的意思十分曖昧，但他沒有十分去追求，却又哀戀着她：

——吶，我們以後不要總是口角了罷，人生終不過是幾十年。

他說的時候，他的夫人已經埋着頭又在剝胡桃了。

他把頭偏下去想要看她的臉色，他看見一珠清



鼻涕就像一粒肥大的真珠一樣懸在她的鼻垂上。他伸出右手去替她捏了。

她笑了起來，接着便說道：天氣冷，清鼻涕一珠一珠地滴在胡桃裏。

她又笑着問她大的兩個小孩：你們喜歡吃麼？纔好吃呢！

——白話！

——白話！

兩個孩子同時叫了出來。

M也發笑了，他把幼兒放在籐椅上，想立地上樓去寫些甚麼東西，但他剛好放下，幼兒便做起很可憐的樣子，扁着嘴立刻便要哭的一樣。他又把他抱着，一同走上後樓。

亭子間裏的空氣比剛纔冷得多了，他剛纔下樓的時候忘記把西窗關嚴，土缸裏的火也將近熄滅了。

他把孩子放在樓板上，去把西窗拉攏了來，他想

把些有畫的書籍誑着小孩看玩，他找出了一本德文的Corning的“局部解剖學”。

但是孩子却又扁着嘴，緊閉着眼睛要想哭了。兩個臉墩凍得已經成了紫色，因為嘴閉得很緊，頰筋的中央處已經窪陷下去了。

——哦，乖兒，乖兒！不要哭，不要哭！你想睡嗎？……

他把孩子抱着跑到前樓裏去，口裏不住地唱着不成意義的睡歌，兩腳不住地在房中盤旋。

——亭子間裏的Romeo與Juliet……平墓的工人……鼻涕的真珠……

他盤旋得不一會，孩子在他懷中睡熟了。他心裏歡喜了起來。

——好，我今天可以寫一點甚麼了！

他用腳把一床棉被展開，鋪在樓板上，十分細心

地細心地把孩子睡下了。他又從壁上取下一件破外套來，輕輕地輕輕地蓋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好像凍僵着的兩手和兩腳，還微微伸了兩下，但也沒有聲息，就好像一個石頭一樣，沉沒在睡海裏去了。

他心裏着實歡喜了起來。

——好，我今天總可以寫一點甚麼了！

甚麼呢？甚麼呢？他自己跑進亭子間裏去，把門反上了鎖，把窗帷也拉攏了，他寫的是甚麼，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十五年一月七日午後

## 後 悔

陰曆的年底看看已經到了。本是送窮無計的他偏又有幾位朋友走來向他告貸，他沒有法子只得拿了一篇小說去拍賣了。

價錢倒好，共總一萬五六千字的東西，送去沒一個禮拜也就掉來了八十塊現洋，假使寫小說能夠就和書記生寫字一樣，每天都能寫得一兩萬字時，那他每一個月也可以有兩三千塊錢的進款了。無如要寫小說決不會是那樣便易的事情，而在他尤為是很遲筆的。他用的每一個字雖不必如像法國的佛羅貝爾一樣，要合上鋼琴去求牠的和諧，但他每寫好一篇，至少總要推敲四五次。能夠寫好一篇已經不是容易

的事情了，寫好之後還要經幾次的推敲，畸形的幼兒每每要被潔癖的母親致死了。

就是他賣去的這一篇小說，雖然只有一萬五六千字的光量，但他爲牠所費的辰光，至少也怕有兩個月的光景。——但是也好，兩個月的苦工換得八十塊錢來，可以糊口養家，可以周濟友人，同時也使選稿的編輯者，買稿的出版家，做一番沒大的功德，這不僅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同時還是三得四得五六得的呢。

八十塊錢到手之後，他把五十塊錢來應酬了友人。但是還剩下三十塊錢他却怎麼處分呢？

年關已經逼近了，上海市上的各大商店都是廉價拍賣的時候。每天每天在報紙上登出着大號字的“××公司大放盤”的廣告，看看也只有兩天了。

——我們就往××公司去買 mattress（大墊褥）

罷，樓板上睡把骨節都睡痛了。

——我看倒不如買床的好。

——這房裏怎麼擺得下床來喲！大的兩個孩子要一張，你要一張，我和三兒要一張，這房裏怎麼擺得下呢？

的確的，像這上海市上的一樓一底的小洋房的前樓裏面，縱使擺得下三張小床，恐怕也沒有多少空位了。並且他們的這間前樓還不僅是做他們的寢室的。這兒是他們吃飯的地方，孩子們讀書的地方，遊戲的地方……這個萬能的地方要到晚來纔是供他們睡眠的。

他們是不應該知道了遊戲對於兒童的發育上是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因為多了這番智識，所以多了一層痛苦。上海市上有甚麼地方可以供兒童遊戲的呢？西洋人的公園並不是沒有，但那只是西洋孩子的樂園，看護西洋孩子的中國奶媽可以進去，中國人的

孩子是絕對不能進去的！上海市上的一樓一底的住家又有甚麼地方可以供兒童遊戲的呢？屋前屋後至多只有兩個斗大的天井！客廳被朋友的家屬寄寓着了，後樓的亭子間要作為書齋兼客堂，一座較為廣敞的前樓，便不能不兼帶着兒童遊戲室的使命了。他們的三個孩子，跑是在這兒，跳是在這兒，拋球是在這兒，爭鬧也是在這兒。在這兒假使還要安上三張床，那三個孩兒豈不是要逼進牆壁裏去了嗎？

多添一分智識畢竟是多添一層憂患的東西。他們顧得孩子們的運動，便顧不得自己的疼痛了。

——不錯，還是買 mattress 的好，白天可以收起來，晚上再面起來睡。

他和他的夫人在吃了早飯之後，這樣商議了一回，便把三個孩子拜託樓下的友人照料，決意往××公司去買 mattress。

兩座六層樓的大公司對立在街道的兩旁，形成了一個上海市上的“巫峽”。彌天的黑雲屯成潮陣，連連地在屋頂上奔流，兩岸的“巫山”就好像在動搖的光景。

汽車，黃包車，電車，不斷地滾來，滾來，滾來，又不斷地滾去，滾去，滾去，殷殷咳嗽的人濤，黃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種，這是一幅背光派的畫景。一分了，兩分了，三分了，四分了……足足等了五分鐘的時間，他們的黃包車纔把這道橫街渡過去了。

“大放盤”，“紀念贈品”，“照碼八折”……白字紅底的幌子，在各層的洋樓上招颺，××公司的大門就好像一個鱷魚張着大口一樣。

多少行人被這鱷魚的口吞噬進去了，兩架昇降機在這鱷魚的胸部，一上一下地就好像左右的心房。人是成了各道血管中的血球了。



他們也成了兩個血球，坐上升降機上四層樓的家具部去。

出乎意外的是一床mattress要費二十一塊錢。

——爲甚麼這樣貴呢？

——還是打了八折的呢。

——究竟有多少大呢？

——六尺長，四尺寬，四寸厚，在double bed上好面。面子是柳條花布。

價錢太貴了，他們躊躇了好一會，只好決計再把骨頭去和地板苦慶了。

停不一會，他們走下南部的二層樓來，在兒童玩具部裏走着。

——前回聖誕節的時候，我們甚麼東西都沒有買給孩子們，我們買些甚麼玩具罷。

——好的，好的。三兒是喜歡雞兒的。

他們便買了三種玩具。一個膠樹的雞蛋，橫腰劈開裏面有六隻小小的黃色的雞雛。此外是一隻小航船和一匣顏料，這是預備給大的兩個的。

就這樣的三種玩具花費了他們五塊錢了。

——我們這些孩子說可憐也覺得可憐，說奢華也覺得有些奢華呢。我小的時候唯一的玩物只是一個橡皮人兒，我寶愛得甚麼似的。

——是的呢，我們小的時候，也那見過這樣的東西！小小的一個泥土人兒，三文錢可以買得的，頭上，背上，兩胸，側部各有一個眼，可以吹得呼呼的叫。這就是我們的偶像了，偶爾一打壞了時要哭半天。

——好，還有甚麼好買的沒有呢？

——我們買些年糕罷。看看要過舊年了，孩子們看見別人家吃，我們自己沒有，覺得也不好。

——年糕是要買的，回頭在外邊去買好了。在這

兒還有甚麼好買的沒有呢？

——別的也好像沒有甚麼。

——哦，那兒有套童衣，那剛好可以買給三兒穿呢。再等幾天，三兒也快要滿兩歲了。

——唔，是的。我們就買了牠罷。

一套湖色的絨衣，還附帶着一頂童帽，要十三塊五角錢，她又嫌牠貴了。

——貴也不要緊，我們買了牠罷。

——來月的生活費不生問題麼？

——不要緊，還有幾篇小說做好了，又把去賣就行了。

一套童衣又花費了十三塊五角。

——先生，你這塊錢換一下，啞板！

一塊錢四條的洋鹼他們買了四條，拿去了的一

塊錢又退了轉來。

他接過手來在玻璃上拚了兩下，的確是啞的。

——這是剛纔纔在樓上找給我的呢。

他說着又把手往大衣的左邊的衣包裏收去，但他把衣包的內皮一齊抽出來了，應該還剩着的一張十塊錢的鈔票，不知道怎麼却不見了。

——你怕是錯放在破了的一個衣包裏了罷？

——沒有那樣的事！

右邊的衣包的內皮也拉了出來，果然是破了底子的。

他的不高興就給要下驟雨時的稠雲一樣，突然聚集上來了。

出門的時候除去三張十塊錢的鈔票之外只帶有幾角錢的車錢。買了將近十九塊錢的東西，失掉了十塊錢，上了一塊啞板的當，眼前要買的四條洋鹼因為沒有錢來換了，更不能不在店員面前告求一次恕

饒。

重重的不快積聚在這一瞬間，他轉不過圓來，竟憤憤地拿着一隻不響的袁頭跑上樓去要和賣童衣的店員理論。

——啊啊，我這十一塊錢的心血！我這兩三千字的心血！我就這樣白白地潛洒了嗎？

——喂，伙計！你剛纔找給我的這塊錢是啞板！

——哦，啞板？

一位用廣東官話的招待員走來，他和他交涉了一會，招待員叫店員拿到賬台上去掉換。

店員折轉來，答應說掉換不了，賬台上沒有找出過這樣的錢。

又是一位很漂亮的廣東官話：

——這是brass(白銅)呀，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是啊，現在一說明了，誰也是一眼可以看得

出的！

——你接上手的時候怎麼不敲一下呢？

——我相信你們公司裏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素常來照顧你們也還沒有上過當，所以忽略了。

——這樣的事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我們公司裏開張了二十五年是沒有使過啞板的。

——那嗎這塊啞板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這不是我們公司裏的錢。

——不是你們公司裏的錢！你的意思以為我要來敲你一塊錢的竹槓嗎？我帶來二十塊錢（他失掉了的一張鈔票不願意再說出來讓人家罵他疏忽了），買了五塊錢的玩具，買了十三塊五角錢的這一套童衣，我身上還有幾毛和幾個銅子，（他從衣包裹把剩餘的錢通搜了出來）你說我要來敲你這一塊錢的竹槓嗎？

——並沒人說你要來敲竹槓，不過你當時沒有

說掉，現刻是掉不動的。

——僅僅兩三分鐘便不可以掉嗎？

——我看是，不（頭兒擺着）可！

——那嗎，好！你們大公司的信用！

他把一個啞板“拍”的一聲擲在樓板上。

——你還要曉得！一塊錢倒不要緊，我不是來敲你竹槓的人！

\* \* \* \*

依然睡在樓板上的他，冷洩洩地醒轉來了。樓房還是黑洞洞的，下弦月的殘光從最高的一面玻璃窗裏照進樓來。他突然想起了在白天裏投去了的那塊壞錢，禁不着泛起了一段淒涼的悔意。

——哎，我不該把牠投去了，我不該把牠投去了！

他的腰部有些隱痛，只得微微地把身子翻了一下。就在這時候，他的夫人也醒轉來了。

——爸爸，你醒了嗎？幾點鐘了呢？

——怕還不到三點罷。

——啊，真冷。睡了一夜，腳還沒有睡暖。

——沒有床總是不行的，這冰冷的樓板倒把我們的體溫都吸收了去了。

——我們早晚得，倒還是買 mattress 的好了。

——沒有買 mattress 我倒不後悔，我們買了的時候不是便不能買童衣了嗎？

——不過也不會失錢，也不會上當呢。你今天也真太反常，爲起一塊錢便眨起血眼。

——其實我並不是因爲一塊錢的緣故便那樣冒火的，透過那一塊錢的後面，不是有一灘比四馬路上的野雞還想賣得賤價的心血嗎！我還要上人家的當，我怎能禁制得不冒起火來呢？不過那一塊錢我不犯着投掉了。

——那還有甚麼用處嗎？



——把給孩子們做玩具也是好的呢。並且那一塊錢經我一投了之後，又要轉輾不息地在世間流用。從那一塊錢身上不知道又要生出多少次數的罪惡，多少次數的悲劇了！那樣的一塊錢假使是流落到比我更是窮而無告的人的手裏，或者還可以使人丟命呢！哎，我真不該把牠投掉了！

他的夫人也陪着他後悔起來。

——但是呢，沒有法子了。隨後假使又上着這樣的當的時候，我們便把牠留養着罷……

兩個人還幽幽地訴說了好一會，窗外的天光但總像還沒有破曉的神氣。

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夜

## 湖 心 亭

小小的家庭中，低氣壓已經低迷了兩三天了。

今天清早她因為頭痛沒有起來，她在床上對我說：你無論怎麼要去替他們找房子去，找一天也不要緊，到晚上來好叫他們搬出去。

我只是隱隱諷諷地答應了她。

早飯是我弄來把給孩子們吃了的，剛好把飯吃完，她又在床上催促我，叫我定要出去找房子了。

我是再也不能忍耐，竟和她口角起來。

——別人家逃難逃到我們家裏來，況且又病在床上，我是怎麼也不忍叫他們出去的！

——你不忍叫他們出去，你就忍我們母子們丟

命了嗎？

——人不是那麼容易丟命的呢！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你怎麼不害羞呀？

——怎麼叫害羞呢？她一翻身就從床上起來了。  
——不管是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各人總是有限制的罷？僅僅一樓一底的小洋房，客堂被人佔了不說客來不方便，便連孩子們耍的地方都沒有，一天到晚歇在樓上，這你不是有眼睛看見過的嗎？孩子們受了傳染你怎麼樣呀？

——我也並不是說我不去找地方，不過這幾天風聲很緊，各地方逃難的人都跑到租界裏來，空着的房子大都佔滿了，而且房金又貴……

——你早幾天在做甚麼事情呢？

——我早幾天在怎麼樣？我不是別人的聽差！

——他們來的時候我不是就對你說過嗎？同居是絕對不可的，萬一有了不好的病痛，要傳染給孩子

們。現在不是應了嗎？

——他獨於要生病，這是誰個能夠預料的呢？病了要叫我趕他們出去，我實在是辦不到。

——你辦不到嗎？我就去趕他們！

——你去！你去！哼！虧你也是基督教徒！

我憤氣沖沖地先跑下樓去了，她在樓上搶着辯駁。

——你去替他們找房子，我出房金，這還虧了他們嗎？

——你出房金！你有多少錢嘞？錢是你的嗎？

——唉？唉？你……你……你是這麼袒護他們嗎？

她帶着哭的聲音嘶叫着也從樓上跑了下來，我把身子爽進廚房裏面去了。她在廚房門口指着數說我，說我屢次欺負她，把她當成愚人。說我欺負她不懂中國話。我的腦子憤恨得實在要爆裂了。

——啊，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你請回你的日本去罷！

就給開了閘的潮水一樣，這幾句決絕的話竟從我口中潰湧出來。

——回去！回去！不打緊！不打緊！但你也要說出一番理由來！

——理由！兩人的性情這樣不相投合，這不是比火還要明瞭的理由嗎？還要甚麼理由呢？

我儘我的喉嗓所能叫出多麼大地叫了出來，憤氣沖沖地拉開後門便竄走出去了。

——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哼！哼！……

當面一股北風打到我的額上來，我總意識到我頭上結着的是一張毛巾。我也因為頭痛，把毛巾結了一早晨，到這時候纔順手解了下來揣在我穿着的一

件破外套的衣包裹。

我儘我的脚把我運着走，一頭都是磅礴着的怒氣。我就好像上滿了火力的火車隨着自己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的一樣。

我走出了弄子，我是從環龍路向東走去的，——這一點我現刻也還明瞭，——但我以後走過些甚麼街，走過些甚麼弄巷，不僅地名我不曉得，連方向我也打不出了。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我腦裏也沒有想甚麼，腦裏的空隙完全被怒氣填滿着，實在是再沒有甚麼可以着想的餘地了。

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走了也不知道多少辰光了，無心之間在一處橫街口上看見一處新作的戰壘和戰壕。這當然是一禮拜前收拾張允明的潰兵時，外國人的陸戰隊所建築的了。

我到戰壘裏去一看，我的意識纔漸漸清醒起來，我知道我已經快要走出租界了。

——外國人究竟要比中國人高明，他們在匆促之間竟有這樣完整的戰備！我在戰壘裏面不禁驚嘆了起來。

戰壘是用米袋填泥砌成的，有四五尺高的光景，在中腹處橫嵌了幾個木框作為砲眼，壘下是將及一人深的濠溝，壘上有竹篷蓋就的屋頂。這比我在瀏河，在懸腳嶺等地所看見過的戰濠，要高明到了百倍以上了。

我在這時候起了一個好奇心來，我想走進上海城裏去，看看蘇浙聯軍驅逐張允明的戰跡。

前幾天他們正在開火的時候，鎗砲的聲音在環龍路也可以聽見，那時候我很想出去看看熱鬧，但終竟因為家小的羈絆，不敢出去冒險。萬一一個流彈打來把我打死了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但我現在還怕甚麼呢？我反正是沒有家庭

樂趣的人！

我死了心，便向中國市街上走去了。

由上海租界到中國市街實在並沒有甚麼險阻；  
只消走幾步路，走過一個橫街。

世間上可還有人不肯相信奇蹟的存在的麼？這樣的人我請他到這兒交界的地方來，他立地便可以看見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走幾步橫街便可以退返幾個世紀！朋友！這不是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麼？長房雖有縮地之方，但我們的脚步比光的速度還快！

上海縣城早是拆毀了的，租界和縣城也並沒有甚麼柵欄。我們怎麼曉得會是走出了租界？怎麼曉得會是走進了縣城呢？

你們走罷！抬着頭能看得見一些雜亂的舊式房屋的垃圾堆，埋着頭能看得見一些崎嶇不平的街路的時候，你們便進了城，便走進了“中國地界”，便退



返了好幾個世紀了。

啊，我們中國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但總沒有採仿的時候。那是值不得採仿的，那是淺薄的物質文明！

我只是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我不知道又轉了多少灣，抹了多少角了。街上的情形倒還熱鬧，有些地方連租界內最繁華的四馬路也怕還趕不上呢！沿街都擺着地攤，有的竟擺到街心來幾乎連通人的空隙都沒有了。老太婆們穿着臃腫的小棉鞋，一顛一簸地在崎嶇不平的爛路上走着。

——前幾天開火的時候，聽說這兒罷了幾天市；城裏的人大都搬到租界上去了，是甚麼時候又折回來了呢？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在辦年貨，明天便是除夕了，這何曾是經過甚麼戰火的地方呢？

在租界上住着的時候，覺得中國的天下是很太平無事的，但到“中國地界”上來，更好，更好，我們中

國更還是義農盛世！

——時常打打戰火湊湊熱鬧也還好罷，中國人一時總還打死不完。

我只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又不知道走了多少辰光，我走到一座宏大的廟宇前面了。

廟門是朱紅漆漆的，畫着一對對的彩色的玉壘神荼。正中的門楣上還倒站着一對飛金的獅子，門前陳着許多賣食物的小攤，幾張黝黑帳篷把門楣上面的扁額遮住了。

——這是甚麼廟宇呢？城裏有這麼大的廟宇想來定是城隍廟了。

縣裏的城隍廟是我久想來瞻仰的地方，但我在上海租界上前前後後住了將近兩年，守着逼在近旁的城隍廟，却至今還不曾來過。

我爲甚麼要到上海城隍廟來瞻仰呢？在沒有聽到我說出理由之前，我想，有多少朋友定會笑我罷？

朋友們喲，我要到城隍廟來並不是要來進香，也並不是要來看進香的女子呢。我要到城隍廟來，是因為想來看這兒的一座古式的建築。

前幾年我在日本的時候，不知道在甚麼報上看見過一位日本畫家介紹過一次“湖心亭”。他畫了一個素描，在一個池子中間湧出一座飛簷躍瓴的樓閣。他說這個“湖心亭”在上海縣城隍廟的後面，是上海市上所保存着的唯一的古物。禮失而求諸野。他們日本人中都有這樣熱心的畫家不遠千里地肯來探訪的“湖心亭”，難道我們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國人竟沒有來憑弔一憑弔的價值嗎？請自愧始！請自愧始！我存了這個心，想去憑弔“湖心亭”已經好久好久了，但在上海快要住滿兩年，我却還不會來過一次。我們這人終竟是這樣的，所想追求的是終竟不可追求的東西，所可追求的却又把牠閑却着了。心裏以為牠總是不會飛掉的，不會飛掉的，但是時間倒把我們飛掉了！

住在日本的時候想憑弔“湖心亭”，回到上海來又想去遊耶馬溪，這樣便是我們所說的人生！

我走到朱紅漆的廟門口，我想像着一定是城隍廟了，便不禁欣喜起來——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今天總可以和“湖心亭”見面了！

我從左手的側門走進去。前門和二門之間有一個中庭，也是些賣食物的小販擁擠着的。我走到二門的階上的時候，中門上橫掛着一道算盤——唔，這真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象徵！這怕是我們中國人的“算盤主義”的表現罷？門上的一付對聯是：

“你的打算非凡，進一位退一位，誰料全盤都是錯？

我却模糊不得，有幾件記幾件，後來結賬總無差。”

照這樣對聯的意思看來，也一定是城隍廟了。城隍菩薩在誇他的算盤精明。

我走進二門去，劈頭看見的是正面的大殿上亂堆着一片磚瓦，很高的屋脊大半倒壞了，只剩下孤單單的四個鰲頭。雜亂的磚瓦中倒着一個紅方的額子，寫着一個“泰”字。想那屋脊上一定是嵌着“國泰民安”四個字的罷？其餘的三字已經不見了。

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最初從我心中起出一個疑問，以為怕是這回戰事的成績。我想着怕是一個砲彈打來，把城隍菩薩的腦壳打中了，就和瀏河的東岳廟，懸腳嶺的關帝廟一樣。但我這個斷案立刻便動搖起來，我看見正殿的門楣是新補上去的，雖然草率，但總算補好了。中國人的收拾能力決不會有這樣快的！戰事的結束不是纔三五天嗎？

我又走進大殿去了。很龐大的樑柱與很高聳的屋頂，想見當年建築時的浩大的工程。但除新由木板鑲成的一座神座之外，一切都是焦黑了的。

——這是甚麼時候起過火災嗎？我心裏懷疑着，

走去問神案前的一個賣香燭的人。

他說：是今年七月半起的火。

——哦，原來是這樣！從七月半到年底已經快要半年了，神龕依然還是那樣比貧民窟還要簡陋的一個薄板匣子！這纔是我們中國人的本色呀。你能給他的幸福，他是虔誠地敬禮你；但你受着艱難，他却一概不管。你坐在薄板匣子裏的城隍菩薩廟，怕你也在嘆息世態的炎涼了罷？

我心裏正在這樣發着牢騷的時候，一對中年夫婦走來買香燭來了。一束香，一對燭。

——這要幾鈿呵（要幾何錢）？男的發問。

——十二個銅板。賣香燭的回答。

——那要十二個銅板呵！女的叱咤着，回頭向男的說：把九個銅板好了。

男的照數把錢給賣香燭的人。兩夫婦拿着香燭轉身便走起來。

——啊，不夠，不夠。還要一個銅板！賣香燭的急忙叫着。

男的回頭投了一個銅板在香燭攤上，銅板打落到地下去了，賣香燭的弓着背去揀了起來，毫無些兒慍色。

——唔，這些人都是信仰很深的，他們都是在結陰功的人。賣香燭的也是，買香燭的也是。但是喲，城隍菩薩！你的算盤雖然精明，怕總沒有這些人打算的高妙罷？

進香的夫婦把香燭點好了，在神面前叩了幾個響頭。叩頭起來，太太的一位把手向褲腰裏一收，收出了六七個銅板來，噹噹地投在神案旁邊的“進香錢筒”裏面去了。——唔，這是獻給城隍老爺的錢！冷漉漉地坐在木板匣裏的城隍老爺，怕在朝片後面發笑了？

我在殿裏走了一遍，折出門來向西首走去，我隨

喜了岳王，關帝廟（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為兩位武聖人是同在一個廟宇裏面，岳聖在當中，關聖在西首，這怕是這兒的特色），玉清宮，財神殿，但總尋不出“湖心亭”來。

——上海縣城隍廟裏是有“湖心亭”的，怕這兒不是城隍廟罷？

我又轉到正殿門首來。正殿和二門之間也是一個中庭，看相的，賣襪子的，賣螺絲的，賣油豆腐的，賣雞雜的，賣烏賊的，擲骰賭錢的，賣鴿子的，東一處，西一處。兩廊下應該是有十殿的，但也只是些商店。我疑這兒不是縣城隍的心更堅決了。肚子有些餓了起來，和着蔥薑煮着的螺絲肉的香味，油豆腐的香味，烏賊攤上的白磁盤裏盛着的紅蝦醬，使我的口水就好像深山裏的泉水一樣，只向着不可見的無底的深壑裏點滴。我的膽子很小，我看見幾個小流氓在一個地攤擲骰子，我站在旁邊看了好一會，我很想去



擲他們一注，贏幾個錢來吃螺絲，但我又不敢。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我一擲擲輸了的時候，豈不是跑不脫嗎？這兒人又這麼多，我身上的這件破外套，有點危險，危險！我在這些賭友們的旁邊站了好一會，我吟味着他們的面孔，一個一個就好像真的城隍廟裏的活着的無常爺爺一樣。小子何敢妄為，你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好，有一個方法——肚皮餓了，只好多吞些口涎！

走出廟門來了，中門後面有一道扁額，明明是寫着上海縣城隍廟的幾個字。

——這明明是城隍廟，“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燒了嗎？也該留些痕跡呵！

——啊，可恨的甜酒釀中煮着小圓子的香味！

剛纔走進廟的時候不會注意到的左側門內的一座小店，哼着一陣陣的甜酒的甘味向我鼻孔裏襲來，我很想向那當爐的兩位堂官，吐他們一臉的我這吐

蕪不及的口涎了。

……玻璃匣中的精白糖……八寶蓮心粥裏  
攪鍋棒……啊啊，我假如那根棒呀！……一口口  
水……又是一口口水……

所謂二門原來纔是一座戲臺子，當中孤單單地  
放着一張方棹，兩側放着兩隻朽敗了的木雕的神船  
——這大約是七月半放河燈的時候用的罷？

戲臺前面有一座小龕子，是四根盤龍的石柱頂  
着的。龕子裏面籠着一道石碑。肚子餓了沒法想，考  
證癡倒抬起頭來——唔，“洪武二年，”這碑是明朝時  
候的東西嗎？不會有這麼新罷？……看碑的背面，原  
來這廟子在雍正時重建過，在乾隆時也重建過。——  
哦，原來還是大理石的！垢黃了的四根盤龍柱在有  
些磨光了的地方露出些象牙色的有光澤的石質來。  
——至少，這四根盤龍柱怕是明朝時候的舊物罷？這  
龍是雕得這樣靈活的！這些氣韻生動的鱗爪喙！眼睛

啲！不知道是那一位無名的藝術家……

——喂，先生，我看見你很有貴人像啦！

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着碑亭相龍面的時候，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麼見得呢？

——唔，你請把眼鏡取下來罷。

我把眼鏡取下來了。看相的人用着指頭在我的面上指畫起來。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內室還有點不清。”——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得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觀心象呢，嚇嚇嚇。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明年鴻鈞運轉。四十六歲交大運”。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的危運就要過了。“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揚眉吐氣之象，“頭部豐滿，額部寬敞，東西相趁，四方四正，”你將來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來更

好，“人中長長，上闊下張，”你這是長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廣走江湖，上到湖廣，下走南洋，南北二京，東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交了的，都沒有看見過像你先生這樣的好相呢。你請把手伸出來給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給他。

——不對，要左手。……啊，你這手色更比臉色好了。“中指爲龍，賓主相趁，二指爲主，四指爲賓，”你這是魚龍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將來提防有小人暗算。這一層，你先生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緊的。你這手掌很好，“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中央爲明堂，坐明堂而聽四方，四通八達，”你先生將來名成利就，沒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嚇嚇嚇……

我餓着肚皮聽着看相的先生瞎說，我肚子裏餓得笑也笑不出來。他說了半天，說完了，我戴起眼鏡抽身要走了，他拉着我，指着一張紅紙單上，寫着“相

資二角”的四個字。

——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我愚老要沾點光。

——你等我“四十六歲交大運”之後再來報酬罷。

——笑話，你只給一角錢也好，討塊利市。

——我真個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你先生的一幅鑷框眼鏡怕要值四十塊錢罷？

（哦哈，原來他是看上了我這副八角錢買的樹膠眼鏡呀！）我的肚皮餓得真是笑不出來。

——我只要四角錢賣給你好麼？

——笑話，你不要扯爛污！

——有爛污扯還是好的，我今天還沒有開中飯，恐怕空着的肚子連污也沒有扯的呢。

我撒開他的手只好各自走了。我的背後還聽着

了好幾聲扯爛污。

原來木龕裏的神像纔是“金山神霍光”，霍光怎麼成了上海的城隍呢？怎麼又叫着金山神呢？——這兩個問題恐怕也是考證家的材料。膽大一點的可以說霍光原是神人，西漢時候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神話時代呢。不消說把論鋒一掉轉來，可以論定霍光不是歷史上的實際的人物了。

從金山神座背後走出，原來還有後殿可通。一位紅臉的神坐在神龕裏，要這位纔是真正的城隍了。左邊一個側殿，城隍老爺和城隍娘娘並坐在那兒，我最喜歡那“春溫秋肅”的四個字的扁額。我們中國人真好！在這些地方很能替菩薩設想。——啊，我那“秋肅”不替人設想的日本老婆嘍！

我從城隍神座後走去，原來後殿之後更還有後殿可通，這兒怕是寢殿了。城隍娘娘坐在殿上，殿左

也有一個別室，立着四個侍女，但是沒有床，只有一張方桌，一個空椅擺在正中。靠壁的一個長臺上放着些匣子好像鏡匣。城隍老爺畢竟是愛女色的家伙，他還要娘娘塗脂抹粉呢。

寢殿之後再沒有地方可通了，城隍廟裏我算走了一個通暢，但是“湖心亭”究竟住那兒去了呢？不惟沒有看見亭，而且還沒有看見湖。

——算了，算了，湖心亭喲！我和你沒緣。我今天縱使能夠見你，但你把我這肚中的飢火怎麼樣呢？可以吃飯的地方還是只有我自己的家裏，不怕她就和我割裂了，但我想她總不會就不准我回家去吃飯罷？還是吃飯要緊！吃飯要緊！

折回金山神殿裏來，想走大門出去，但中庭裏有那位看相的先生把守着，我不敢再去惹他。東首接近階墀的地方也有一道穿壁的側門。側門旁近有一個鐵香爐，金銀錠箔正熊熊地在裏面燒着。我向這道側

門走去，幾個叫花子圍着香爐正在那裏烤火。啊，我在這兒纔發現了我們中國人燒金銀錠箔的功果了。平常我以爲這些東西都是無意義的耗廢，但我現在曉得這到冬天來至少是可以供叫花子們取暖的了。這是沒大的陰功！沒大的陰功！

我待要走出側門的時候，却又把脚跟停住了，伸出手去也在香爐上烤起火來。靠壁的四位站像，想來一定是明代的遺物，他們的面孔和衣裝被好幾百年的油煙燻得來比香爐旁邊站着叫花子們還要烏黑了。

叫花子們和我很不見外，他們沒有伸手向我要錢，也沒有相我的尊面。我是最怕人家看我的面孔的，但我在廟裏走着，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不僅那位看相的和我滑稽了一回，便是那些進香的老爺太太們也總是十分注視着我。我恐怕他們是把我當成扒手了罷？



手烤暖了，我向側門走去，原來這兒又纔別有一洞天。和殿旁緊接着的便是一片商場，賣梳篦的，賣骨董的，賣香燭的，賣花果的，照相的，畫相的，小小的鋪口，窄窄的街面，川流不息的行人，坐在街心如像一座沙洲，又如像一尊尊羅漢的討錢的叫化子……真正是別外的一個世界！商店裏面又夾着一些星宿堂，許真君殿，文昌殿等等神廟，照這樣形勢看來，這片商場在昔原只是一片神苑罷？古時開過牡丹花的地方，現刻是坐着叫化子的，這是多麼可以嘉獎的廢物利用的精神嘍！

轉了不兩個灣看見一角湖面了。——唔，“湖心亭”已經近在這兒。我也不再着忙了，“湖心亭”總是飛不掉的。兩個老西洋婦人從我身邊走過。她們的很感着些滑稽氣味的面孔又把我的注意引去了，我便跟着她們走。從許真君堂背後走去，過了一道橋，走到一家骨董店裏的前面了。兩位西洋婦人走進店去，

我也跟着走進店去。

一隻釉彩的鼻烟壺，拿在她們手裏了。壺的磁質是很粗糙的，浮出許多紅綠的人物出來，在我看來實在是俗不堪耐。我想這個壺子至貴怕不過五毛錢罷？啊，但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了！

——How much？一位西洋婦人用英國話問起來。

——Five dollars. 一位很像蘇州人面孔的店員一面說着，一面伸出五個指頭。

兩個西洋婦人把頭偏了幾下，把嘴扁了幾下，辟里辟里的商量了好一會，發了好幾次太貴了，太貴了的感嘆。但那個鼻烟壺的精神已經把她們的靈魂迷戀着了。

——Do you say truth？拿着鼻煙壺的一位婦人把兩手的次指架成一個十字，拿到嘴邊親了一下，一面說着，一面向前分開——我却不曉得她這是甚麼

符號，是含着詛咒的意思的嗎？

——Yes, I say truth, I say truth.店員接接連連說：

西洋婦人這時候把她的黑皮的手提包打開，拿出一張五圓的鈔票來把鼻烟壺買去了。

我真是出乎意外的吃了一個沒大的驚異！我驚異的是甚麼呢？我驚異的並不是我們的那位同胞，五塊錢便賣了一個良心，賣了許多“truth”；我所驚異的是這位店員賣了一次良心，賣了許多真實，竟連神色也不變，眉毛也不顫動一根！我看他拿着五塊錢走他的賬房裏去了，我把他的面孔幾乎看得要穿進骨子裏去了，但他的臉上，竟連一些喜色也沒有！——真是泰然自若呀，慣賣良心的同胞！

我也從店裏退出來了。插向一個窄街裏去的時候，我看見別一家骨董店裏也有同樣的一個鼻烟壺。我便大膽地走進店去，叫店員拿出來看了一下。底上

有“乾隆時製”四字。這當然是民國以來的“乾隆”了。我問要多少錢，店員也答應要五塊。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我再叫他“讓一讓”的時候，他說“好，賣給你”。弄得我真個沒明其妙了。

——怎麼便要賣給我呢？

——儂不是講“兩只洋”嗎？

——哈哈，我是叫你吧價錢“讓一讓”呀！

店員白着眼睛釘了我一下，我也釘了他一下。

（我算解決了一個祕密，至少那兩位西洋婦人是上了三塊錢的大當！）

湖心亭終竟到了！

果然有一個湖，湖水是昏濁得無言可喻的了。湖周一望，都是商店和地攤，湖的正中一座二十八鰲頭的亭子——這二十八個的數目有幾個殘缺了，是我想像出來的。亭子的結構是一列三間的二層建築，正

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個較低的八角圓亭。各層的屋頂在屋角上都有峻險的鰲頭，倒畫着拋物線形的無窮曲線向空中飛躍。正中方亭上下共有八個鰲頭，左右圓角亭各有八個鰲頭。基底部在各亭相接的地方共有四個補閣，也各飛着一個嶮峻的鰲頭——但這幾個已經是不全的了。亭的下層四方八面都是方角紙窗，窗外更有憑欄。上層的下半是卍字花欄，上半是玻窗（我怕這玻窗是後人所更換的罷？）。亭的後部上下兩層各添出一部分長方形的尋常建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後人添補上去的。啊，你這佛頭的爛污，續貂的狗尾喲！慣會殺風景的中國人，慣會利用廢物的中國人，已經把亭子變成了茶樓了。原亭的面積容不下多少參茶的神仙，所以在上下兩層又添出了這兩台奇醜的新構——雖然說是新構，但照顏色上看來已經和原亭一樣朽廢了，做出這種殺風景的事業的，當然不能由現代的上海人負責罷。

亭子左右各有一道之字曲橋通到湖岸。我從西側的曲橋走去，橋是宏大的石板面就的，每一曲折處坐着一個叫花子，有的立着便向湖裏洒尿，有的坐橋上便扯起污來。好一個宏大的露天便所——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了！一共走了七曲，走到亭前了。亭前還有一個臨湖的月台，邊上有石欄干屏籠。一個茶房正在月台上洗桌椅，當然是準備着過新年的了。

門的東首是一個小便坑，臨着這小便坑上面的補閣裏就是燒茶的地方，昏白的蒸氣從窗縫裏逃出來，淋漓的水滴在亭下的橫石基上已經凝成了長短不等的冰柱。小便坑裏的小便由一道木槽沿着東首五折的曲橋走上湖邊消滅了。

——哎，頹廢了的中國，墮落了的中國人，這兒不就是你的一張寫真麼？古人鴻大的基業，美好的結構，被今人淪化成為溷濁之場。這兒涵湧着的無限的罪惡，無限的病毒，無限的奇醜，無限的羞辱嘍！

美好過的我們的古人！你們的成績雖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醜劣的穢蓋之中，但你們的精神不是通過了那千重萬疊的穢障來和我接觸了嗎？我想這池水裏面，在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滿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周的商場一定是修整的林樹。在那時一定有清碎的好鳥時常飛到林間歌吟，一定有悠悠的遊魚在清可鑒底的荷池中浮泳。荷花開的時候，滿池都浮泛着清香。那時或許會有如高青邱一類的詩人在那亭榭間賦詩飲酒。啊，那種消逝了的美好喲！醜惡的榴彈，一個個打碎我們的神經，我們後人已經成了溷坑中的糞醬了！

—— 哎，要解救中國，要解救中國人，除非有一次徹底的兵火！不把一切醜惡的垃圾燒盡，示了寂的鳳凰不能再生！

大約是餓過了火的關係罷？在城隍廟裏演了幾

場喜劇，發了一陣牢騷之後，我又在亂雜的市街中走着了。我肚裏並不甚飢餓了，腦子愈見清醒起來，我是爲甚麼出來的，我爲甚麼這樣白跑了一天，我的自我意識也漸漸地明瞭起來了。

——啊，我到底爲甚要跑出來的呢？我真不該和她那樣地口角！她成爲了那樣的潔癖。至少我是要負一半責任的人。她和我結婚後七八年，受盡了彼此兩國人的虐待，她精神上忍受了七八年的恥辱，而我又是一個窮小子，我在物質上又何曾給過她一些兒的慰安呢？她生了三個兒子了，每回幾乎都是自己收生。她這七八年來，單是愁兒子們的衣食，不已就夠使她成爲“歇斯迭里”了嗎？她現在已經懷着快要臨盆的身子，我從海外把她帶了回來，她一句中國話也不懂（我們又沒有多的錢雇人，她不是直到如今還是每天每天在自己燒火煮飯，洗衣裳，抹地板嗎？她牙子痛，腦痛，想要睡也睡不成，每天每天同樣的煩雜



事情總要賴她料理……啊，我這個把她的愛情濫用了的男子喲！我怎麼還配乎罵她，和她口角呢？她的一生爲我和兒子們犧牲得已經夠了，我究竟有甚麼權利能夠要求她爲她百不相干的人再行犧牲呢？啊，你這個無情的僞人！你不過怕傷你慈惠的假面子！你不過放不下架子去替別人當差罷了！……

我沿路只是這樣譴責着自己。我索性想走回去了，但還有點殘餘未盡的放不下面子的反抗心。我始終在亂雜的垃圾堆中走着，就好像走進了諸葛孔明的“八陣圖”，實在打不出方向了。

時候怕已經是三點鐘了罷？我自從八點鐘從家裏竄走出來，一直脚步不停地走到現在，我所走過的路延成直線時怕已有七十里了罷？脚都走痛起來了。孩子們不知道在怎樣的驚疑，她也不知道在怎樣的擔心呢？我是應該回去，我是應該回去的了！

在城裏面，走不出一個頭腦來，心裏反有些焦急

起來。我走了好一陣，走到美術專門學校的近旁來了。在一個轉角處看着一位 Y 君坐在黃包車上從對面跑來。Y 君是美專的教習，他和我是比較相熟的。他在車上看見了我，凝視了我一眼，他急忙把頭掉開了。他大約是看見我光着頭，穿着一件破外套，拖着一雙穿髒了的中國布鞋，他便以為我是落魄在上海，怕我去向他借錢罷？哼，假使果真是這樣時，Y 君喲！我要請你恕我說幾句不客氣的話！愚小子雖然貧窮，但是骨頭還窮得很硬。我求人也還求不到你名下來，你請放心罷！但是我還要告罪在先，我這回饒你是初犯，暫且不寫你的真名，你以後如再有這樣的態度對人時，我就不再客氣了。你縱不能隨着我留芳百世，也要隨着我遺臭——至少，半天！

從美專門口一直走過，已經走上徐家匯路了。我是已經走進了租界。在各處的街路口上又看見了好幾處的戰壘，但都和最先一次看見的是同樣結構。沿着

徐家匯路的南側是一條小河，河的那面是“中國地界”，河岸上有許多落葉樹，樹幹間都盤絡着電網了。各處的大橋，大抵拆毀了。西洋人爲防止潰兵入租界的原故，是不惜餘力地準備着了的。但我很有些懷疑，我不知道這一項整頓戰備的經費究竟從何處出納。我怕還是中國的百姓背時，停不兩天又要流起血汗來賠償了罷？

徐家匯路很長，我走了好一陣，纔走到了貝勒路口。這條路我是曉得的，我想從這兒插走回去，但總還有幾分不許遽行折服的自尊心。我又向着前走，一直走到金神父路了。我在環龍路上已經住了兩月，但還不曉得金神父路這個路名，我不知道已經離開我的寓所多遠了。肚子又餓了起來，這回更有些難得招架了。

回去罷！回去罷！遲疑着做甚麼？不能說，因爲這樣一次小小的口角，從此便不肯回去的！孩子們在思

念你呢！她的腦精不是在痛，清早連飯都沒有吃嗎？午飯不知道他們吃了沒有？假使她隨後睡着竟不能起床，或者看見我沒有回去，賭氣沒有煮飯時，那不是把他們苦了嗎？啊，回去，回去！夜飯不能再使他們落空了！晚上是要帶着孩子們出來散步的，他們一天到晚陷在樓上，不真個如像坐囚牢一樣嗎？……東京的報上說開年以來僅僅半個月，因為風邪流行的原故，已經死了五百多人。C君的病即使不是肺結核，便單是傳染性的傷寒已就夠人擔心了。啊，她今朝頭痛，不該是已經受了傳染麼？我是無論如何應該回去的了。

好像在辯護一樣，又好像在督責一樣，我的腳已從徐家匯路折向金神父路來。黃昏已經在街上蔓延了，冷氣逐漸地侵入。因為是朝北的原故，凜烈的朔風不容情地當面的向着我的頭上打來，我的腦子好像都冷透了的一樣。我把破外套脫來頂在頭上走着，走

不多時，又覺得大腿凍得有些痠麻了。啊，顯得上便顧不得下。跑罷！大腿啣！跑罷！

哼，奇怪！原來這金神父路就是我時常從家裏出來買什物的地方。因為我時常走的是環龍路以北的一段，所以我始終不曾知道這條路的路名。我一直跑到環龍路口，我氣喘起來，心跳起來，當然不是因為已經跑到了寓所近旁的原故。我跑到了寓所近旁了，照實說罷，我實在有些忸怩起來了。我覺得回去總像有幾分不好見面的光景。我想再往北走，至少要從霞飛路再打一個轉折纔回家去，但是市街上的電燈已漸次發亮了。

脚已走痛了，肚餓得難耐，風又冷，天已黑了下來，哎，還鬧甚麼悶氣呢？今天又白送了一天！

終竟免不了有幾分忸怩地走進了四十四號的弄巷裏了。想走前門進去，但客堂裏住着有C君的那一家人。清早口角的時候雖然用的是日本話，他們聽不

懂得是甚麼意思，但聽着那麼粗暴的聲音，看着孩子們不去和他們親近的態度，他們總可以直覺得幾分了罷？前門不好進去，只得轉走後門。走到後門的時候，隔着窗看見她在廚下煮飯。唔，她是安然無恙的。後門緊緊地反鎖着在，立在外面想打門總不好意思打門。

停不一會，三個孩子嘻嘻哈哈地從樓上跑下樓來了。他們都走到他們母親的身旁，圍着在那兒談笑。

瓦斯的光在鐵爐上悠悠的燃着，白濛濛的蒸氣漸漸蒙蔽了玻璃。

——啊，他們今天至少是沒有甚麼意外……他們沒有我，也是可以平安地過活去的。……我今天晚上……唉，我今天晚上……還是往縣城隍廟裏去，去烤香爐去罷！……

十五年二月一日夜

## 矛盾的調和

上海的牙醫生真是貴得吃人。

醫好一個牙齒照例要取六塊錢，取脫後要換上一個，不消說是要格外取價的。

我還好，算沒有一個蟲牙，不怕牙醫生的價格就如何高擡，他總擡不到我名下來的；但是我的女人却是受罪了。

她一口幾乎都是蟲牙，等到身上有孕的時候，更千靈萬驗地大概有蟲牙發作。現刻又是她蟲牙發作的時候，晚上每每痛得不能就枕。要想去就醫，但我們那有許多錢去貢獻呢，沒有法子只好弄點“可克因”來時時塗抹，作些對症的療法。

今天清早她的牙齒又痛得不能忍耐，連“可克因”也不能奏效了。沒有法子只得教她安睡起來，不消說是只睡在地板上的。

今天是舊曆的正月初三了，我生怕有人到我家裏來拜年，因為我家裏沒有可以坐人的地方。樓下的客堂裏面，C君的家族還是寄居着在的，樓上不消說是不好見人的了。

但不幸，其實是意外的榮幸，在午前十點鐘的時候，有人在我的後門上敲門了。

我把後門開開的時候，看見來的是T君和G君，他們見着我便拜年，拜年，但我着急了，到底請他們在甚麼地方坐的好呢？

當我還在躊躇的時候，T君又對我說：

——還有客，還有女客。

我聽了這話更駭得手慌足亂了，啊，到底怎麼好



呢？

果不其然，從前門外又轉過來了G君和T君的夫人。

G君的夫人是去年纔從美國回來的，我只看見她一身的狐皮，沒有看見她的面孔。她到我家裏來，要這回算是第一次。

T君的夫人是在日本留過學的，她和我的女人也很熟，她一見着我便很關心地問道：

——你的夫人呢？

我說：牙痛，在樓上躺着在。

她聽我說了，便要上樓去看她，她把她的高跟鞋一脫，已經登上了兩級樓梯了，啊，怎麼得了呢？怎麼得了呢？

——要脫鞋嗎？G夫人問着。

——他們是仿照日本式的。T夫人反替我說明  
了。

——要脫鞋，那我就不能上去。

啊，謝天謝地！我心裏不消說是感謝T夫人，但我實在更加五萬倍地感謝G夫人呢！

G夫人一說不上去，大家都停頓着了，T夫人又退下了樓梯來。

我到這時候腦筋好像纔活起來了的一樣，我提議說：

——我們到法國公園去坐好麼？我家裏實在沒有坐的地方。

但是T君和G君都推却了，他們說還有別的地方要去拜年，我們就只好告別了。

啊，我真感謝G君的夫人，我真感謝她那雙高跟鞋子！萬一他們果然上了樓，看見了我那和豬狗窩一樣的樓房，和叫花子一樣的妻子，他們假使要動憐惜，那是傷了我的尊嚴，假使不動憐惜，那不是傷了他們的尊嚴嗎？

啊，我真感謝G君的夫人，我真感謝那雙高跟鞋子！不過也是日本的風俗救了我，上樓定要脫鞋。也是西洋風俗救了我，女人是不容易脫鞋。好的，甚麼都是好的。兩種全不相容的風俗，却在這兒恰好融匯起來解救了我。我這又該感謝甚麼人纔好呢？

衣敞縐袍要與狐貉者立而不知羞恥的，決不是尋常人所能辦到的事情。

我自己天理良心地說一句話：

我自己的物質的慾望並不輸讓於常人，而我自己的羞惡之心也並不比常人魯鈍。

孔二先生嘞，孔二先生嘞，我到今天纔深深知道你要讚美子路的苦心了！